

文學系列⑥

一點道理

陳贊一著

加略山房

文學系列◎

一點道理

著作者：陳贊一

編輯者：曾群英

設計製作：加略山房製作部

出版/發行：加略山房有限公司

香港新界大埔郵箱一九八號

電話：(852)26516630

傳真：(852)26516573

定價：港幣四十元正

承印：青陽彩印有限公司

©加略山房有限公司 二零零零年

二零零零年四月初版

版權所有

ISBN 962-7839-33-7

目錄

人生和人性的精緻解剖刀（東瑞）/i

一個紀念（張雙慶）/viii

豈止「一點」（劉鳳鸞）/xi

見微知著（鮑慧晶）/xiv

（編者按：以上各篇序文，是根據作者姓氏的筆劃排列次序；另張雙慶教授序文原沒有標題，現有標題是編者所加。）

*** **

何月滿/1

剝皮/5

一生/8

生意/10

何顯揚/14

火/19

熱線/24

張教授之死/30

中斷/34

淘汰/36

故事集/38

路/39

離別/43

算不了甚麼/45
放/48
信/53
我想飛/56
愛/57
寂寞/58
裝飾/62
貓問/64
五次電話鈴聲/67
火祭/70
因為他流血/71
聚 /73
棋棋/75
象棋和飛行棋/82
贏/84
人生的尋索/85
沉默/87
大個仔/89
上學/90
三個喜歡美麗鳥兒的人/91
溫暖/93
天窗/95

褪色/97
愛與怕 /99
橫(一)/100
橫(二) /101
橫(三) /102
問/103
蝦 /104
*** **
編後記(曾群英) /106
陳贊一著作出版年表(曾群英) /130

人生和人性的精緻解剖刀

——序陳贊一的極短篇集

東瑞

贊一兄通過群英邀我為這本微型小說集寫序，頗感意外。蓋彼此忙碌，咱好幾年沒有聯繫和見面了。多年前他們默默地辦《學生與文學》，我就知道他們對推動寫作和文學的誠意，喜出望外地視為同道中人，而後《香港作家小小說選》又收了贊一兄的幾篇微型，其中〈剝皮〉、〈一生〉和〈故事集〉寫得很深刻，都以極為精短的篇幅和特殊的形式技巧，給我帶來罕有的文學震撼。此次沒有猶豫，電話中當即答應。我很希望忙中能多讀到贊一兄更多精采的極短篇，以便汲收他的長處，順道向讀者介紹。

近年因工作極度忙碌，少能詳讀報紙，未知贊一兄的創作發表情況，因此對他的新作未免隔膜生疏。對於香港寫作者極短篇作品的接觸，大約只限於受邀擔任好幾屆青年文學

獎小小說組的評判，對年輕人的極短篇有所涉獵。年輕人的那種探索勇氣是值得鼓勵和欽佩的，有個別好作品確也精采，唯我總有個感覺，也許香港這種文體沒有像中國大陸和東南亞的華文文壇那樣被提倡，創作風氣欠盛，妄說研討和評論，大多數的小小說寫得和一般的短篇小說沒有什麼分別。換言之，香港的整體平均水準還有待提高，以使微型小說（小小說）這種文體的特徵被較全面地掌握。對於這種文體的要求，多年前我提出二十四個字：「內涵要深，意念要新，手法要巧，文字要美，篇幅要短，餘韻要長。」又在吉隆坡舉行的第三屆世界華文微型小說研討會遞交的論文提出微型要「不擇手段」之說，很欣喜竟廣泛地被引用和認同。

微型小說可以肯定仍在發展中，沒有模式；對它的特徵和要求仍有不少爭議。理論上的探討不須多說，我只能以個人的上述心目中的理想微型小說要求來讀陳贊一的作品。

那麼，可以這麼說，我是很喜歡這一本書的。我認為贊一對微型的掌握已頗為嫻熟，幾乎或大部分作品都達到了那二十四個字的要求。從形式到文字，從技巧到內涵，有不少篇章已臻完美的境界。像他的〈一生〉錄下的雖只是駕電梯老伯彌留狀態中的腦電波「譯文」，卻寫盡老伯枯燥、重覆、

周而復始、囿於有限空間的可憐一生。這樣特別的表現形式還是比較罕見的。〈故事集〉全文亦不過數百言而已，一次墓場上的父子對白，道出了人生命的渺小和死後不留痕跡的真相，發人深省。贊一的這兩篇作品，從創作實踐否決了有人提出的「好的微型，通常要到兩千字」的片面論斷。

正宗的微型，當然要以小見大，否則其「小」就失去了意義。我迄今仍堅持，微型是一種對生命的美好感覺、對人性的精微洞察，向讀者寫出的簡潔藝術報告書；是對人生的深刻感悟，以極短的篇幅，詩意地表達出來。以此來審視贊一作品，可喜地發現他拿捏、把握得很準，素材細小而不瑣碎，能夠挖掘出其意蘊，乃因他下筆前思考得深，因此一旦成文，有一種極為廣闊的視野、博大的情懷，居高臨下地將其筆觸直指人性的善惡兩極，全景式地展現了人生的悲喜和真諦，將其感悟傳達給讀者。作者這方面的表現確實突出和過人，亦是本人最喜歡的部分。從藝術上來說，贊一有一把非常銳利的人生和人性的藝術解剖刀，導致了他作品的深刻性。這裡提「解剖刀」捨去了「冷」，取其銳利、深刻、準確、技藝純熟之義。對人性滿懷熱望才有失望，對人生充滿憧憬才有鞭策和揭露。試「解剖」若干篇章，看看贊一的「刀

法」。人生有許多雄志和追求，但常有遺憾，贊一寫下了沒有完的〈中斷〉故事，結尾以「怎知，有一次……」嘎然而收，純屬開放型的，完全符合極短篇的章法；〈人生的尋索〉有異曲同工之妙，以「丈夫」一連串的尋找，暗寓世人不停的追求。其中「銀行存摺」、「一串鎖匙」、「公司印鑑」、「結婚照片」都有所代表，令人發出會心微笑；而世人的追求有時又是盲目的；小說末尾停電，「屋內黑漆一片」也是意味深長的；與其同義的是「淘汰」，卻用不同寫法不同形式，刻繪了人一生的競逐。

小說創作，唯有深刻剖析、刻劃人性，作品才能雋永耐讀，經得起歲月的考驗。極短篇篇幅有限，如能達到這較高的標準已庶幾成功。贊一的解剖刀既銳利又精緻，前者喻其深刻，後者包含兩個含義：選材的精緻和技藝上的精緻。例如〈剝皮〉固有大主題，但在特殊場景之下作者安排了小販、三歲女孩、小姑娘、差人四個人物，在人性的承擔和扮演上「各司其職」，而對鳥兒「生剝」的詳盡刻劃令人經久難忘。我們說作者的極短篇如刀，直剖人性兩極，有時是在同一篇內同時尖銳對照呈現，有時則比較單一，反映人性之善和人性之醜。〈愛〉還非作者最短的微型，但選材之絕，

焦點之準都讓人驚嘆。高空擲物，一對母子和陌生人在人行道走，「物」擊中孩子，倒在地上頭破血流，陌生人說：「幸好不是擲中我！」孩子母親說：「爲什麼不是擲中我！」小說僅幾行字，卻叫人感觸良深。母親之愛子心切，寧替代孩子受傷，是母性也是人性；那陌生人慶幸不是自己，是自私心也是人性！另一個故事是，李 SIR 流血，同室的好幾位阿 SIR 和 MISS 皆借故遠遠走避，因爲李 SIR 是愛滋病帶菌者，大家都怕被傳染到，只有陳 SIR 替他止血，別人都感驚奇，問爲什麼？陳 SIR 回答得很平靜：「因爲他流血。」小說以此爲結尾，卻產生了撼人效果。見流血就協助止血，早就成了陳 SIR 習以爲常的觀念和本性，但在人情冷酷、淡薄的社會裡，見死不救或許倒成了正常，相反卻成了反常。〈放〉即「放她一馬」之意，題材平凡，卻能鋪展。黃警長對逾期未返的婦人產生憐憫之心源於自身感受。他剛有一個滿月女嬰，在醫院又見到缺乏父母照顧的嬰兒，使他在執行任務時「放過」了一位母親，寫出了人性之善。〈張教授之死〉寫出了世人議論多，行動少，提出一位教授之死也許「我們」人人都是間接的殺手，其感悟動人心魄。〈算不了甚麼〉寫出人性之冷，雖語帶誇張，但推論自然而合理，「生比死還

冷」之感油然而生。其中人物對白的冷，人與人之間的冷，都被寫得淋漓盡致，應屬作者精采的、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大個仔〉和〈上學〉貌似輕鬆惹笑，有所微諷，但寫這兩篇微型時，我想作者是哀痛的。我想被喻為「純白心靈」如一片白紙的兒童，他們的被物質、慾念污染，泰半是源於成人世界的引誘或大人有意無意的影響。這是其中一種比較「嚴厲」的讀法，不排除還有另種解讀。〈溫暖〉對夫妻間以維繫感情「溫暖」加以熱嘲，〈信〉對人性的自私、無聊、貪婪加以冷諷，〈火〉將一個上班族向上爬的行徑和咀臉刻劃得生動，推到了一個極致，都寫得很成功。

贊一微型中，「內涵」深，有時包含了一些人生哲理，留下令你思考的空間。例如，對於同一事物，表面上都認同，都喜歡，但動機不同，作者寫下〈三個喜歡美麗鳥兒的人〉，小說中的老年人、中年人和青年人「喜歡鳥」的動機不同，前兩者只止於欣賞觀看，青年人的「槍聲」帶來了鳥的死亡——原來他喜歡鳥只是用來製標本。〈熱線〉述說熱線服務員日理萬機，白天替人解答難題、解悶兒，成為上千萬人的「傾訴對象」，但一到下班之後，就輪到他「很想找人傾談」，寂寞令他最後拿起電話，也打熱線……與其說這篇

小說為「驚奇結局」（未免小覷），誠不如說作品表述了人生的無奈。人，常常陷於一種怪圈之中：最強的也是最弱的！建屋者無屋居，長髮仔幹理髮行業、婚姻專家竟是多次離婚者、中國問題權威最帶有色眼鏡看中國……不是屢見不鮮，常教我們見怪不怪嗎？〈愛與怕〉簡要記出「愛」和「怕」的辯証關係，〈聚〉中的家家有本難念的經，都有不錯的演繹。〈天窗〉和〈褪色〉其實都是呼喚綠化、環保的主題，前者寫得哲理而詩意，後者表達得很無奈和感傷，都是作者精心構思的好微型。

贊一的精采，遠不止這些。他還有不少反映生活、刻劃人性、涵義豐富的小說，讀者可以慢慢去欣賞和挖掘、思索。作者的文字精煉簡潔，深入淺出，少有冗長心理描繪而重視白描及對白，存天然少偽飾，每每令人讀了印象很深。在香港，能有這麼好的高水準微型集出版，誠給讀者們帶來不淺的藝術享受。

二零零零年一月二十八日

一個紀念

——序《一點道理》

張雙慶

微型小說有很多別名，像一分鐘小說、一口煙小說、極短篇、超短篇、小小說、袖珍小說，以至掌中小說（據說是日語詞）等。要為它們尋根，自可以和中國古代的文言筆記小說拉上關係，這筆記又可溯源到《漢書·藝文志·諸子略》的「小說家」，「小說家」作品的特點，是「叢殘小語」、是「短書」，是篇幅內容兩見其小，這個特點和今天的微型小說比，在篇幅上說是相當的；但內容上，今天的微型小說的作者，多會通過生活體驗，在作品中表現出他對人生的看法，其中有寄托、有寓意，是必然的。和「小說家」談「治身理家」的瑣事自然不同。偉強兄以「一點道理」作為他微型小說集的書名，我們可以從中窺見他希望他的作品應該傳達出「微『型』大義」。「一點道理」只是謙詞。

事實上，看完這個收錄了偉強兄約十年間（1991-1999）的微型小說集，我們可以看到，他的作品越寫越短，而留給

讀者思考的空間越來越大。後期的一些作品，寥寥數語，但明顯的看出作者有寄托，要讀者深思其中的道理。這個特點，倒可以討論一下。名作家王蒙就反對微型小說講大道理，他說：「微型小說微到了沒有說教的餘地。」（見王蒙《我看微型小說》）我不認為偉強的小說在說教，但看他的作品也絕不輕鬆，原因就是上面所說的，他有「道理」要說。這些作品不能只看故事，只留意情節，而必須通過簡單的情節及主要是對話，去揣摩作者的用意。可以說，要看懂所有這些作品，並不容易。

王蒙反對微型小說說教，一方面固然是因為這樣的作品篇幅小，再沒有鋪陳的餘地。但也可以說，他看到小說娛樂性的一面，讀者是在消閒的心態下看小說，寫得太硬太深未必會受讀者歡迎。大家都明白，微型小說近年流行的原因，與現代社會生活節奏太快有關，大家都沒有時間去啃長篇巨製，在「一口煙」的休閒時間，看一個小故事；或臨睡前品嚐幾個優美或奇情的故事，自然是有助於舒緩身心。從這個角度，我支持微型小說也要有娛樂性。我不反對偉強兄作品中的寄意，他要在作品中傳達出一點道理，也是可以理解的；但讀者會更歡迎雅俗共賞的作品。道理在娛樂之中滲透

出來，讀者吸收道理在不知不覺間，這種潛移默化的力量或者更大。

我和偉強相識近二十年，他來中文大學中文系面試的情況，歷歷如在眼前。年青的偉強一些做法是頗富爭論的。入學面試時，他雪白的襯衣，手持白摺扇，呈交一篇似通非通的古文。這樣的打扮和文章，是傳統的中文人；但他是真正的愛好中國語文，想來中文系進修呢，還是標奇立異，博取好感呢？偉強最終還是進了中文系，隨著時日的推移，他顯示給我們看，他是熱愛學術，醉心於創作的。十多年來，他進修高級學位，他不斷創作，他辦出版社出版賠錢的書。他淡泊名利，以讀書著作自樂，他是不折不扣的中文人。在不多的聚談中，我們分享了生活和工作的苦樂。我欽佩偉強的執著和毅力，對於能為他的新作作序，深感榮幸。八十年代中，我曾開過兩三次「現代小說」課，偉強是選修過該科的，自此以後，我便專注於方言與古典小說，藉著這個機緣，我重溫當年教「現代小說」的往事。也希望藉這個小序，作為我和偉強在文學上、課堂內外、畢業前後多少次詳談的一個紀念。

二零零零年三月

豈止「一點」

——讀陳贊一的《一點道理》

劉鳳鸞

看罷陳贊一的《一點道理》後，我不禁想：書中所反映的道理，豈止「一點」！

陳贊一似乎已經洞悉世情。在他那細膩的筆觸下，散發出淡淡的無奈。〈何月滿〉中的白髮老人，在人月兩團圓的中秋夜，來到一間殘破簡陋的燒臘店，獨自吃飯、喝酒，店內的伙計跟他閒聊，才知道老人過著孤寂的生活。老人跟伙計談得投契，忙邀他放下工作坐下來細談往事，發覺伙計也是孤苦伶仃，細問之下，竟發覺伙計叫做「何月滿」！好一個語帶雙關的名字，道盡人間蒼涼！

陳贊一又擅於挖掘人性。人好像愈來愈冷漠：〈算不了甚麼〉裏的黃老伯和何可仁在酒樓裏一邊品茗，一邊抨擊現在的報章真無聊，才死了一兩個人，也要花篇幅報導。「七

個人算不了甚麼！一次工廠火警，也死了近百人啦！」。誰又會料到，何可仁在一次通意外中，也成了「算不了甚麼」的其中一個。人也好像愈來愈虛偽：〈張教授之死〉中，吳安、錢進財、冷情凝在談論著他們熟悉、敬重的張教授，爲了甚麼而自殺。戴智德一直靜靜地聆聽著他們高談闊論。最後，戴智德問了他們三句話，就判斷張教授是他們害死的。那三句話就是：「那麼，你有沒有去探望他？」「他難過時，你有沒有安慰他？」「他生活有困難時，你有沒有送些錢給他？」

人性有醜陋的一面，但當然有美麗的一面。陳贊一筆下的「好人」，不是甚麼偉人，他們只是做著一些應該做、值得做的事。〈因爲他流血〉中的李 Sir 的額角受傷流血，其他同事看見了，紛紛借故走開，只有陳 Sir 替他止血，同事悄悄地問陳 Sir：「你知不知道醫生剛證實了李 Sir 是愛滋病帶菌者？」陳 Sir 平靜地說知道，同事追問：「那你爲甚麼還要替他止血？」陳 Sir 說：「因爲他流血。」對，因爲他流血！難道因爲他吃飽了？難道因爲他睡著了？可是，世上有多少人接受「因爲他流血」？在〈愛〉中，陌生人和一對母子在路上走著，天降花盆，擊中小孩，陌生人說：「幸好不是擲

中我！」母親說：「爲甚麼不是擲中我！」短短〈愛〉卻載著濃濃的愛。

陳贊一擅於運用樸實的文字，恰到好處的寫作技巧，一針見血地表現人性。〈淘汰〉可以爲這篇短序作個小結：何祥勝從小至大凡事都勝人一籌，在臨終前，他說：「我一生都比別人跑得快，這一次，卻跑不過時間老人了」；何家勝從小至大，凡事都落後於人，在臨終前，他說「我這一次被時間老人淘汰出局後，就不會再被別人淘汰了。」怎麼樣的生活，就會有怎麼樣的生活哲學；怎麼樣的生活哲學，就會有怎麼樣的生活。

二零零零年二月

見微知著

鮑慧晶

讀畢陳贊一的「小小說」《一點道理》，腦海中浮現這四個字：見微知著。

全書四十多篇極短篇小說，多在二千字以內；這些生活化的、貼近人生的小故事，正宜觀小悟大，見微知著。一些故事令人讀來作出會心微笑，亦有對社會不平現象加以諷刺的，足以刺激思考，發人心省。

我國經典鉅著《詩經》，其中「國風」收集的詩，正是當代各國的民俗歌謠，天子藉之「考其俗尚之美惡而知其政績之得失焉」。陳贊一的小小說，出現很多在香港這都市常見的人物，包括作家、學者、教師、商人、文員、大學生、新來港人士、不同年齡的小市民等，足以反映社會現況。透過他們的思想、言語、行為和際遇，好像似曾相識，是一群經常擦身而過、有血有肉的人；而他們的故事，經過作者用心的、巧妙的整理鋪排，更能引人入勝，產生追讀下去的興趣。

小小說集中有具諷刺性的，也有帶幽默感的，寫得尤

其出色。例如〈淘汰〉裡的人物何祥勝，他臨終時自嘲的話，流露一個自誇為成功人士的落寞和歎息：「我一生都比別人跑得快，這一次，卻跑不過時間老人了。」又例如諷刺而帶點兒幽默的〈故事集〉，一個父親解答兒子的疑問，說及很多墓碑上只寫著死者的出生和死亡的年期，沒有記錄他們一生的故事，因為「這就是他們一生的故事了。」

認識陳贊一超過六年，讀過他已出版的好幾本著作，知道他是一個熱愛大自然、愛護花木禽鳥的人；在這本集子裡，也能讀到他寫及都市新一代沈迷科技產品而忽略大自然的現象。讀這幾篇作品（〈褪色〉、〈天窗〉、〈三個喜歡鳥兒的人〉）的時候，隱約聽見作者的呼籲：愛護大自然！親近大自然！而在讀完〈剝皮〉後，看見小販爲了謀生而把活生生的野鳥剝皮出售；雖然，我們不應單憑此舉而判定他生性殘暴不仁，但爲了生計而作出如此殘虐手段，總是叫人唏噓慨歎的！社會真的無法容納一個「三十歲的男子」投入正常職位，而使他逼於無奈地做無牌小販？

見微知著，從《一點道理》悟出大道理，正是這本集子可貴之處。

一九九九年八月

何月滿

圓圓的滿月在天空高掛。

中秋節的晚上，大埔的街道比平日冷清得多，店鋪全都關上了門，連酒樓食館也差不多全都休息，只有一間殘破簡陋的燒臘店依然在做生意。

小店只有三百來平方呎，放了幾張圓桌，在熏黑了的燈泡照射下，那本來已經油漬滿佈的桌布就顯得更骯髒了。

小店內除了老闆一個人在掌櫃之外，就只有一個滿頭花髮的伙計了。

一個白髮蒼蒼的老人，穿著一件汗衣，踏著一對膠涼鞋，走到牆角的桌旁坐下，他對那伙計說：「伙計，給我一碟油雞、一碗例湯、一碟油菜，再加一瓶青島。」

老闆在斬油雞時，伙計已經將熱騰騰的例湯捧上。當老闆將油雞和油菜放到客人面前的時候，伙計已經替客人斟好一滿杯的啤酒。

客人慢慢的吃，快快的喝，兩瓶啤酒下肚，面上紅得如將逝的夕陽，他粗豪地說：「伙計，再來一瓶青島。」

伙計拿來一瓶青島，熟練地將瓶蓋打開，然後替客人斟滿一杯。客人說：「伙計，你也來喝一杯吧，我請你。」

「不再客氣了，你喝吧，還要加點什麼下酒的嗎？」

「不用了，我喜歡喝酒。」

「這位老兄，好像第一次來啊。」

「對呀，我那有錢天天上館子，不過，既然今天是中秋，別人過節，我也湊湊興吧！」

「你爲什麼不跟家人一起慶祝呢？」

「家人，我那裡有家人？我二十歲時因爲家裡窮，於是去當兵來討生活，打完日本仔又打共產黨，有一次被俘擄了，後來被釋放之後就走到香港，在中環當苦力，本來可以有點積蓄，但好飲兩杯，那些馬兒狗兒又不聽話，於是就連老婆也討不到一個。近幾年老了，當不了苦力，唯有靠吃救濟金，賭，早就戒了，唯有這些黃湯就戒不了。過節嘛，也要有兩杯下肚才有點像樣。」

「老兄，你在香港沒有親人嗎？」

「有，有一個姪兒，我昨天才到姪兒那裡吃飯，他老婆生日，我說想留下跟他們過節，他也沒有怎樣，但那姪媳婦就說她們會打麻雀，打得很晚，怕吵著我，令我睡不著，還是請我回家。我雖然老胡塗，但仍明白她的說話，我雖然只有床位居住，但也算有地方可睡，還未到求乞的

時候。」他說完就將滿滿的一杯啤酒，一口倒進肚內。

「伙計，再來一瓶青島。」

「老兄，第四瓶了，還是……」

「伙計，我們都活到一把年紀，還害怕什麼，可以多喝一杯就一杯，那知明天會否雙腳一伸，就再喝不到。」

伙計再拿上一瓶啤酒，客人說：「你真不坐下來跟我喝一杯嗎？」

「我們做伙計的……」

「害怕老闆嗎？活到幾十歲了，能夠遇到可以多談幾句的人，還害怕什麼，不用怕。」客人強要伙計坐下。

伙計勉爲其難坐下，客人替他斟滿了一杯酒。然後問：「老兄，今天還開工，爲什麼不回家做節？」

「我沒有家人的，我住在店內。」

「那麼豈不是要打烩後你才能休息？」

「是。」

「啊！」

客人喝了一口啤酒後，看見伙計沒有喝，於是說：

「老兄，不用客氣，酒逢知己千杯少，喝吧！」

伙計舉起杯，緩緩地呷了一口。

客人問：「老兄，談了這麼久，也不知你怎樣稱呼？」

「小姓何，叫何月滿。」

「何月滿，何月滿。」客人想了一會問：「老兄，你叫

月滿，是否十五出生的呢？」

「對呀，我是八月十五出生的。」

一九九一年十月

剝皮

一個長髮的姑娘，經過街角，看見一個三十歲的男子在擺地攤，他的旁邊坐著一個兩三歲的小女孩。

姑娘看看小販前的竹籠，裡面困著四隻色彩斑斕的野雀，每隻都有手掌般大，籠子的旁邊，放著一張紙皮，紙皮上面寫著：「化痰補精，滋陰壯陽。」

姑娘對著籠子，呆望了一會兒，然後就到超級市場買了一隻急凍雞。

回到街角，發現小販和一個五十來歲的男子蹲在竹籠旁邊，他們身邊放著兩隻光滑的野雀，那兩隻野雀除了嘴角有些血絲和頸上沾有一些帶有血漬的小毛之外，全身都沒有有一點皮毛，牠們躺在籠邊，偶爾雙腳抽搐幾下。

小販又在剝第三隻鳥兒的皮，只見鳥兒腹上的皮已被剝得淨盡，但雙翼仍不斷地拍動，拍得羽毛也折斷了，吱吱的慘叫聲，刺進姑娘的心坎。

姑娘急步離去。

小販剝好了三隻鳥兒的皮之後，就將鳥兒放在膠袋中，那五十來歲的男子，給小販一張百元紙幣，兩張十元

紙幣。

男子離去之後，小孩子不停地嚷：「爸爸，我肚子餓，爸爸，我肚子餓。」

小販唯有叫小孩看守著籠子，一個人到麵包店買了一個雞尾包。

回到女兒身邊，他將麵包放在女兒手上，女兒看見麵包，就甜甜地笑了起來。

突然，一陣「走鬼」的喊聲，自街口傳來，跟著有幾個小販管理隊員自遠處跑來。

賣野雀的小販立刻一手抱起女兒，一手拿起籠子狂奔，也許跑得太快，震盪太大，小女孩拿不牢麵包，麵包就掉到地上，她不停地哭叫。

麵包，滾到地上，被拚命奔逃的小販和拚命追趕的小販管理隊員踏得碎爛如泥。

小販躲進小巷，另外的小販和小販管理隊員都遠去了。小販從小巷再回到街角去。

小販用那帶有血漬的手，抹乾小女孩的眼淚說：「爸爸再買一個麵包給你。」

小女孩聽見之後，又再度淺起笑渦。

小販買了兩個雞尾包，一個給女兒，一個給自己。

正當他們吃麵包的時候，一個「陀地」前來，小販就從袋裡拿出一百元給他，「陀地」滿意地離去，離開前還

對小販說：「好生意呀！老闆。」

小販一邊吃，一邊望著野雀在籠子內團團轉，一邊走，一邊吱吱，吱吱地叫著。

正當他看得出神之際，一個警察一手提起他，嚇得他正想放進嘴內的最後一口麵包也掉到地上。

姑娘指著小販，對站在身邊的警察說：「這個小販竟然生剝鳥兒的皮，非常殘酷，我希望你控告他。」

小販一手抱起小女孩就想逃，卻被警察一手揪著小女孩的衣服，小女孩大驚，「嗚嗚」、「嗚嗚」地哭將起來。

野雀也在籠子裡「吱吱」、「吱吱」地叫著。

一九九一年十月

一生

「電梯開門，幾個人進來，閉門。一樓，開門，幾個人出去，幾個人進來，閉門。二樓，開門，幾個人出去，幾個人進來，閉門。三樓，開門，幾個人出去，幾個人進來，閉門。四樓，開門，幾個人出去，幾個人進來，閉門。三樓，開門，幾個人出去，幾個人進來，閉門。二樓，開門，幾個人出去，幾個人進來，閉門。一樓，開門，幾個人出去，幾個人進來，閉門。地下，開門，幾個人出去，幾個人進來，閉門。一樓，開門，幾個人出去，幾個人進來，閉門。二樓，開門，幾個人出去……。」

「到出納處取薪水，交租、買米。過了一個月。到出納處取薪水，交租、買米。過了一個月。到出納處取薪水，交租、買米。過……。」

「鬧鐘響，起床、離開房子、進入房子、關燈、睡覺。鬧鐘響，起床、離開房子、進入房子、關燈、睡覺。鬧鐘響，起床、離開房子、進入房子、關燈……。」

「淘米、燒飯、拿起飯碗、吃飯、放下空碗。淘米、燒飯、拿起飯碗、吃飯、放下空碗。淘米、燒飯、拿起飯

碗……。」

「將貓飯給小花，小花生了孩子，將貓飯給小花和小花的孩子，小花死了，將貓飯給小花的孩子，小花的孩子生了孩子，將貓飯給小花的孩子和小花的孫子，小花的孩子死了，將貓飯給小花的孫子，小花的孫子生了孩子，將貓飯給小花的孫子和曾孫子，小花的孫子死了……。」

「醫生，那個駕電梯的老伯，連最後那丁點微弱的腦電波也停止了。」護士對醫生說。

一九九一年十一月

生意

「在商場上，根本就沒有朋友和敵人的分別，有的只是對我有利的人和對我有害的人的分別。」韓蔘說。

「你覺得這樣生活有意義嗎？」我問。

「意義？所有意義都是自己賦予的。我一定要替自己的生活加上意義，否則我為什麼還要生存下去？」韓蔘說完之後，一口喝盡了杯內的酒。

我沒有再問下去，他也陷入沉思之中，一口又一口地呼出長長的煙。

酒吧內的式土風音樂，奏出一首又一首蒼涼落寞的樂曲。

我們默然相對了大半小時，大家都覺得應該是結賬的時候。

離開酒店，已經是兩時半了，我截了一部計程車回家。

計程車駛過靜寂的街道，街道兩旁，霓虹光管仍然亮著，卻不知要給誰看。

接到韓蔘的電話，真是很驚訝，我只跟他見過一次面，記得那天晚上，我吃完飯，到公園乘涼。我在公園坐了不久，他走到我身旁坐下，他似乎喝了很多酒，渾身酒味。過了不久，他哭了起來。

我問他：「這位先生，你沒有什麼事吧？」

他醉醺醺地說：「我也想沒有事發生，我也想沒有事發生過。」他頓了一頓再說：「我的太太跟我十多年的老朋友兼合夥人有染，可不可以當沒有事發生？我日夜東奔西跑，找生意給公司，他們竟乘我不在香港的時候搞三搞四，我連我的孩子也不知是否自己的，我可不可以當沒有事情發生過？」

「先生，你有點醉了，不如我替你截一部計程車回家吧！」

「回家？我那裡還有家，我只有綠帽。」

「那你想到那裡去？」

「我還可以到那裡去？」

那一夜我陪了他個多小時，最後終於替他截了一部計程車，臨別的時候，我們交換了卡片，想不到事隔半年，他竟然在晚上十二時打電話給我，約我到酒吧飲酒，我本來不想去，但他又很誠懇地要求，我唯有答應他。

到了酒吧店，他對我說平日飲飲食食的朋友可真不少，卻不知有誰可以傾訴，也不知有誰可以信任，最後，他想起我，於是找我。

他又說他現在正在洽談一宗生意，那宗生意一定要他的生意合夥人合作才行，於是他就找他合作。

計程車停在我家門前，我付了款，下車回家。回到家裡，我就立刻上床，因為明天還要上班的。可是，我始終睡不著。

* * * * *

韓蔘打電話到我公司，約我下班之後到喜來登喝咖啡。

我抵達後，發覺他已經在等我，我走到他身邊坐下，叫了杯咖啡，就問：「你來了很久嗎？」

「不很久。」

「最近好嗎？」

「今天早上剛剛跟太太到律師樓辦離婚手續。」

「那你有什麼打算？孩子跟誰？」

「有什麼打算不打算？還不是做一天和尚敲一天鐘，孩子嘛，我不跟她爭，反正，我也不肯定那孩子是不是我的。」

「你最近的生意怎樣？」

「上次跟你談起的那宗生意告吹了。自從大半年前跟我那合夥人拆夥之後，我只做了兩三宗很小的生意。」

「哪你有什麼打算？」

「有什麼打算？還不是努力找生意做，我現在除了努力做生意之外，還有什麼可做？」

一九九二年

何顯揚

認識何顯揚是在羅素香的生日會上。

那一天，我早到了一點，何顯揚正在教羅素香唱歌，我看見他很認真地教她，教授完畢之後，羅素香將五十元交給他，但他拒絕接受，他說：「我本來是來教你彈琴的，不過知道你明天要參加歌唱比賽，才教你如何演繹那首歌，我是來教琴的，教你唱歌，我不會收錢的。」

羅素香說：「何先生，不若你留下來跟我們一起開生日會吧，今天是我生日。」

「那怎麼好意思？」何顯揚說。

「你不肯收錢，我才不好意思呢！」

「好吧，我就留下來吧。」何顯揚說。

羅素香到廚房準備食物時，我問何顯揚：「你認識了羅素香很久了嗎？」

「不，今天是第一次，她看見我貼的街招，知道我上門教琴，所以約我來談談。」

「那你為什麼會教她唱歌？」

「今天來到這裡，她問我學過唱歌沒有，我說我十年前在音樂學院學過，不過畢業之後，我就參加了國家樂團，很久沒有唱歌了。她說她明天要參加歌唱比賽，其中有一句不知如何演繹，想我教她，於是我就教她。」

「你是從大陸來的，是嗎？」我問。

「對呀。」

「你來了多久？」

「差不多三年了。」

我跟何顯揚談了一會兒，客人陸續來到，四時正，生日會開始。

何顯揚靜靜地坐在客廳一角吃蛋糕，看著羅素香和她的朋友唱歌和高聲談笑，彷彿他只是來參觀，而不是參加生日會似的。

一小時後，大家都說吃飽了，但桌上還剩下很多棉花糖、薯條、花生、三文治、香腸和半個大生日蛋糕，羅素香問他們怎辦，他們一致說將它們丟掉。

何顯揚看見他們將食物全部丟掉，就搖了搖頭，我看見他搖搖頭，就走到他身邊，低聲問：「何先生，你好像不大高興，是嗎？」

「不，我沒有什麼不高興，只是覺得你們過的生活不是我所過的。」他看看手錶說：「五時多了，我有學生要教，我告辭了。」

何顯揚跟大家說了再見，就離開了。

一天，我在街上看見他貼的街招，街招上說他可以上門教琴，也可以到他家裡去學。我看看他的地址，原來他是住在我家附近的臨屋區。

一個星期天的下午，我突然心血來潮，很想去探訪他，於是去到他的家裡。

他的居所分上下兩層，每層幾十呎，他將下層改為琴房，琴房內放著一個殘舊的鋼琴，上層相信就是他的起居處。他熱情招待我坐在琴凳上。然後呼喚她的女兒端茶給我。

不久，上層有一個六七歲大的小女孩拿了一杯水遞給在下面的何顯揚。

何顯揚將水杯交給我，然後問：「你怎麼知我住在這裡？」

「我看見街招。」

「你是來探我還是來學琴？」

我看見他這般環境，知道他手頭一定不寬鬆，於是說：「兩者都是。」

「你也對音樂有興趣嗎？」

我不忍對他說我不喜愛音樂，於是說：「一點點吧。」

「你為什麼想學鋼琴呢？」

我不知如何回答，於是就胡亂地說：「鋼琴的聲音很動聽。」

這時候，上層突然傳來一陣琴聲，我問：「你的女兒在上面彈琴嗎？」

「是呀，我特地為她買了一個細小的電子琴，我希望她能早點學好彈琴，在香港，教授鋼琴是可以糊口的。好像我，幸好在音樂學院學了幾年鋼琴，不然的話，恐怕要餓死了。」

「你在音樂學院主修鋼琴的嗎？」

「不，我是主修笛子的，不過，學院要我們每個人都懂得彈鋼琴。」

「你剛來香港就是教彈鋼琴嗎？」

「不，我初來港時，在親戚的工廠做雜工，後來就替一間琴行做調琴師，有琴要調時就去調，沒有琴調時就在琴行裡練琴。」

「你還有沒有吹笛子？」

「初來香港的時候，偶然也會吹奏一下，這些年來因為忙於練琴，很少吹笛子了。」

「為什麼要花那麼多時間練琴呢？」

「一來我在大陸時，有十年沒有彈琴；二來我不想誤人子弟；三來我想練得好一點，可以教高一些的級數，收入就可以多一點。」

「你的太太呢？她做什麼工作？」

「我的太太還未獲批准來港，她在國家樂團彈大提琴。」

「你這裡多不多學生？」

「一個也沒有，所以我才上門教琴。」

酷熱的天氣，使汗水在我面上流個不停，何顯揚遞給我一把葵扇。

「你可否彈首樂曲給我聽呢？」

「可以，不過我這個琴的音色不太好，不過很便宜，二千多元就買了回來，然而，雖說便宜，我也儲蓄了半年多才夠錢買呢。」

我聽他彈奏，心裡有一陣陣酸溜溜的感覺。

那一次，他不肯收我的學費，說下一堂才開始計。

我在他那裡學彈鋼琴差不多一年，在這一年裡，我常常缺席，因為我根本不愛彈鋼琴。不過我每個月初都會上課，因為那是交學費的日子。後來，因為我要搬到別處居住，就沒有再學下去。

自那時起，我就再沒有他的消息，直至前幾天我去探訪舊日的鄰居，無意間在街上看到他貼的街招，教琴的地點是一個「公屋」單位，看來他已經搬至公屋居住。街招上，也沒有寫著可以上門教琴。

一九九三年

火

余烈駛著他那輛豐田經過一個小山丘，看見那座小山丘正受火燒著，燒光了大半個小丘，消防員正在努力把火撲滅。

余烈看見這場山火，腦海中不期然浮現了他小學三年級時他所住的木屋區的一場大火。那一場大火，將他住的那個木屋區燒為平地，他親眼看見鄰居黃太太已經從屋裡搬了一些東西出來，但她還想再搬多一些，於是再次進入火場，一次、兩次、第三次就被火燒傷了臉部和手部，那一幕幕情景常常在余烈的夢中出現。

回到家裡，余烈走進儲物房，這個小房間，是他多年的心血，這裡一共放了千多種不同地區、大小、顏色和包裝的火柴和火柴盒，今天，他在公司裡，又收到一個非洲朋友寄給他的一盒火柴，那種火柴是他沒有的，於是他將那盒火柴放進儲物房。

兒子上床睡覺之後，他對太太說：「雪燕，我想換部平治。」

「幹嗎？你那輛豐田只用了半年，那麼快就要換車？」

「我想買部平治很久了，可惜一直都沒有錢，這一次做成了張先生那單生意，公司分了三十多萬佣金給我，我當然要換啦。況且，人事部老張也有一部平治，我沒有，豈不被人恥笑？」

雪燕知道余烈想要的東西一定要得到手，勸也沒有用，於是轉換話題，問：「家富要選小學了，你想他繼續唸國際學校還是讀一般的小學？」

「當然是留在國際學校好。」

「可是，我怕他在國際學校唸不好中文啊。」

「唸不好中文有什麼要緊？自小便結識不同國籍，家庭富裕的朋友，對他將來很有幫助的。」

大家沉默了一會。

「雪燕，我下個星期二要到美國總公司上一個高級行政人員的進修班。」

「怎麼沒有聽你提過？」

「只是去兩個星期，沒有什麼大不了，所以沒有跟你提起。」

「一定要去的嗎？」

「當然，我唸了這個進修班才有機會升做總經理的。」

「那麼，下星期四是奶奶的生日，我和家富去跟她祝壽吧，你想送些什麼東西給她？」

「替我送一萬元給她吧，我相信已經比我的弟妹多幾倍了。」

余烈從美國進修回來半年後，一天，他接到公司通知他，將他擢升為總經理，他心裡十分高興。

下班之後，他立刻駕車回家。

回到家裡，他很興奮地對太太說：「雪燕，我升職了。」

「真的？」雪燕興奮地問。

「真的，公司升我做總經理。」

「那真好。」

「我想換過一個單位。」

「這裡不好嗎？千多呎，住得很舒服啊。」

「我想在半山區買一個二千多呎的單位。」

「我們一家三口，加上傭人，也不過是四人，用不著那麼大的房子吧！」

「房子當然越大越好的嘛，如果我有更多錢，我要買三千呎，四千呎的單位呢！」

雪燕知道勸他也沒有用，只好不再作聲。

自從搬到半山區，余烈差不多每個晚上都在外邊吃飯應酬，有時候，回到家裡，已經是深夜一兩點了。

今天晚上，他一點鐘回到家裡，洗完澡時，已經是一點三十分了。

雪燕對他說：「烈，奶奶打了很多次電話來跟我說很想見你。」

「你沒有跟她說我很忙嗎？」

「當然有，不過，你也應該抽一點時間見見她吧，你沒有見她已經差不多一年了。」

「我實在抽不出時間嘛，你知道嗎？我的下屬，誰個不想坐我的位子？我稍一不慎就會被他們拉下來。」

「烈，你不要老是那麼緊張，你忘記了張醫生說你的神經衰弱已經越來越嚴重了？你看，你每晚都要吃安眠藥，長此下去是不好的啊！」

「你還不明白嗎？總公司那方面已經有意提升我做東南亞區的主管，我一定要表現得更好的啊。」

「升職固然重要，但你也要小心身體呢！」

一個月後，余烈在公司接到雪燕的電話：「喂。」

「喂，烈，家裡起火了。」

「什麼？」

「家裡起火！」

「怎麼會起火的？」

「家富在你的儲物房玩火柴。」

「你為什麼讓他進去？」

「那時我正在跟奶奶通電話。」

「瑪姬呢？」

「她到市場買菜。」

「我現在立刻回來。」

余烈掛上電話之後，吩咐了秘書幾句話，就駕車回去。

一路上，他想著怎樣才能買一間比現在更大的房子，怎樣才能收集到比現在更多的火柴和火柴盒。

一九九三年

熱線

「喂，我是你的好朋友，七號。你是誰？」溫程遠公式的熱情地問。

「七號，我是美寶呀。」

「啊，美寶，你好嗎？」

「你記得我嗎？」

溫程遠想了一想，記得上星期好像是她打過電話來，她那時哭得死去活來，因為她的男朋友拋棄她另結新歡，於是他說：「美寶，你心情好轉了沒有？你的男友有沒有回心轉意？」

「呀，你真是記得我是誰，你記得我，多好。七號，你知道嗎？昨天，多麼痛快，彼得的新女友『飛起』了他，他又想吃回頭草，我臭罵了他一頓，多痛快。」

溫程遠跟美寶談了一會兒後，美寶就掛上電話。

不久，又有電話接進來。「喂，我是你的好朋友，七號。你是誰？」

「這裡是不是好朋友熱線？」

「是。」

「是否每五秒收費一元？」

「是。」

「我是大富。」

「是，你好嗎？平日有些甚麼消遣？」

「我做生意的，平日很忙，連睡覺的時間也不足夠，那有甚麼時間去消遣！」

「那麼，有沒有間中約些朋友出來飲杯酒，談談天？」

「我們見面就只是談生意，我們很少談天的。」

談了幾分鐘之後，大富說有人找他，於是掛上電話。

過了幾分鐘，又有電話接進來。「喂，我是你的好朋友，七號。你是誰？」

「喂，你是七號呀，我是小傑。」

「小傑，聽你的聲音，好像不大開心，是嗎？」

小傑沉默了一會才答道：「是呀，七號，我最近失戀了。」

「啊，我真替你難過。是否真的不能挽救？」

「不能了。」

「那麼，有沒有約些朋友出來散散心，上次你說常常和朋友到酒吧裡飲酒的。」

「沒有。」

「爲甚麼？」

「平日出來，大家搞搞笑便大家 Happy，生活已經夠苦悶，有誰願意再聽我訴苦，而且，我也不知他們會否暗地裡嘲笑我，笑我連女朋友也給別人搶了。」

談了半小時，小傑掛上電話。

過了不久，又有電話接進來。「喂，我是你的好朋友，七號。你是誰？」

「我是墨太。」

「墨太，你好嗎？你的丈夫又去了外國做生意？」

「對呀，他又去了外國，這一次一去就去三個星期，我一個人在家裡對著傭人，真悶。」

「有沒有約齊『腳』搓麻雀？」

「有，不過人家也要陪老公的，那有時間整天陪我？」

吐了一個小時苦水，墨太滿意地掛上電話。

墨太掛上電話後不夠一分鐘，又有電話接進來。

「喂，我是你的好朋友，七號。你是誰？」

「我是素梅。」

「素梅，你好嗎？」

「天天工廠都要加班，我也不知好不好，總之就是不停地做，縫好一件恤衫就縫下一件。」

「那就可以多賺一點錢了。」

「講起錢，我就想跟你商量一下，因為打電話給你太昂貴了，我所有加班得來的錢，也不夠付款，你可不可以把你家的電話號碼給我，那麼，我可以常常跟你通電話，而且可以暢所欲言，我不想打電話到你這裡來了，因為我常常要看手錶，怕不夠錢付款。」

「這個，這個不太方便。」

「為甚麼？你每次都說你是我的好朋友，既然是好朋友，為甚麼不能打電話到好朋友的家裡談天？」

「這個，這個不合公司規矩，不若你給我你家裡的電話號碼，我有空便跟你通電話。」

「也好，我的電話號碼是四三二四〇一二。」

「素梅，我有空就找你。」

溫程遠沒有抄下電話號碼，也沒有記在心上。

「好呀，你記緊要找我。」

素梅掛上電話之後，溫程遠鬆了一口氣，他搖一搖頭說：「又是一個傻丫頭。」

溫程遠看一看手錶，已經是下班的時候了。

溫程遠回到寓所大廈，他看見自己的信箱裡有信，他拿出信來，打開看看，原來是離了婚的太太，叫他將贍養費存去她的銀行戶口，不要寄支票給她。

回到屋內，他拿出一瓶新的XO，開了瓶蓋，滿滿地呷了一大口。

溫程遠想找人談天，於是打電話給弟弟，可是弟弟不在家。他便打電話給母親。電話那邊傳來母親的聲音：

「喂，找誰？」

「媽，我是程遠。」

「程遠，有甚麼事呀？」

溫程遠很想將心裡的感受對母親傾訴，但又說不出口，最後，還是將說話吞進肚內。「沒有甚麼，問問你身體怎樣而已。」

「我的身體很好，你何時才回來吃飯，一個人吃，不若回家吃吧！」

「我有空就回來了。」

「呀，我差點忘記，你這個月是否未將家用存入我銀行，我前天去打簿，沒有那筆錢。」

「呀，對呀，我最近很忙，一時忘記了，我明天將錢存入銀行。」

談了幾句，溫程遠不想跟他的母親談下去，於是就掛上電話。

掛上電話後，溫程遠在家中坐立不安，他很想找人傾談，於是翻開私人電話簿。電話簿上，密密麻麻，寫了很多人名和電話，然而，他翻來翻去，也不肯定那個人肯聽他傾訴，最後，他歎了一口氣，然後合上電話簿。

溫程遠骨碌骨碌的喝了幾口酒。他走到窗前，看見街上擠滿行人，卻沒有一個他認識的，他很想找人傾訴。

溫程遠離開窗前，在客廳裡不停繞圈，忽然，他走到電話旁，拿起電話，按了幾下，電話那邊傳來：「喂，我是你的好朋友，八號。你是誰？」

一九九三年二月十三日

張教授之死

「醫院那方面說是死於自然，你們怎樣看？」錢進財問。

冷倩凝呷了一口冰凍的檸檬茶，慢慢地說：「我看不是，我看是自殺。」

「自殺？」吳安問。

「對，自殺。」冷倩凝說。

「你爲甚麼認爲他是自殺？」錢進財問。

「一年前左右，我到張教授家裡，拿一些資料準備做論文。我大約晚上八時到他家裡，我按了門鈴很久，他才開門給我，手中拿著他太太的遺照，我問他拿著照片做甚麼？他說那天是他太太去世一週年紀念，他說那天早上，他拿著照片到西貢去掃墓。我走到屋內，他還拿著照片看，彷彿不知道我要到來拿資料似的。」冷倩凝說。

「後來怎樣？」戴智德問。

「他跟我講他和師母的故事。」冷倩凝說。

「他怎麼說？」吳安問。

「他說他跟太太結婚已經五十多年了，他們一起在檜

彈雨下逃難，一起捱窮，後來張教授在大專找到教席，生活總算過得去，然而，由於他們無兒無女，所以決定死後火葬，誰後死就將先死的骨灰撒落在山頭上。但他太太死了，他卻不忍將她的骨灰撒落山頭，於是他就將她的骨灰葬在 XX 山的一棵相思樹下。那天我去拿資料，剛好是他太太死了一週年，張教授拿著他太太的遺照，好像很傷心似的，我想，他一定是思妻情切，所以自殺。聽說他死前一天拒絕進食呢？」冷倩凝說。

「我也認爲他是自殺，不過，不是因爲思妻情切，而是生活艱難。」錢進財說。

「何以見得？」冷倩凝問。

「前兩個月，我到老人院探望他，想跟他商量可不可以跟他合伙做生意，因爲我手頭的資金不夠，我想他有一筆退休金，可以用來投資在我的生意上，怎知……」錢進財說到這裡，呷了一口黑咖啡。

「怎知怎樣，快說下去嘛。」吳安急不及待地說。

「怎知他說沒有錢。」

「爲甚麼？」冷倩凝問。

「原來，他們無兒無女，心裡很希望有一個乾兒子，後來，在三年前，有一個親戚說願意將十三歲的兒子給他們夫婦做乾兒子，張教授夫婦當然很高興。上契之後兩個月，那個親戚說想做生意，希望張教授借錢給他，他保證

一年內還清。張教授覺得親戚有需要，而且這個親戚更是自己乾兒子的父親，於是將大部份積蓄和退休金都借給那個親戚。怎知……」錢進財說到這裡，又拿起杯子，緩緩地呷了一口黑咖啡。

「爲甚麼你老是愛賣關子的，快說嘛。」吳安說。

「怎知那個親戚一去就沒有回頭，不知搬到那裡去，張教授怎樣找也找不到那個人和他的太太兒子。於是張教授只能靠那僅餘的積蓄生活。夫婦二人吃了一年，張師母死又用了一筆錢，剩下來就只有很少的錢，加上業主又加租，張教授只好搬進老人院，他對我說過，連老人院的費用也快交不出來，他很擔心，不知怎樣生活下去。所以，我想他是由於沒有錢生活而自殺。」錢進財說。

「我看不是，我看他是由於孤單寂寞，無人可以讓他傾訴而自殺的。」吳安說。

「何以見得？」錢進財問。

「上個月，張教授打電話給我，他說一個人在老人院很悶，其他老人家又不明白他，因爲那些老人家多數連字也不認識的。他很難跟他們談得深入，而他的朋友則大都死去了，他希望我可以去探訪他，因爲我的研究範圍跟他的差不多。我跟他不是熟稔，他也找我去探望他，他一定是很孤單寂寞的了。」吳安說。

「那麼，你有沒有去探望他呢？」戴智德問吳安。

「沒有，我忙於做研究，那有時間去探訪他呢？」吳安說。

「倩凝，你見到張教授很難過時，有沒有安慰他？」戴智德問。

「我也不知道怎樣安慰他，而且，那天晚上我約了男朋友去看電影，我拿了資料就離開了。」冷倩凝回答說。

「那麼，進財，當你知他生活艱難時，你有沒有送些錢給他？」戴智德問。

「你真會說笑，我就是不夠錢做生意才去找他商量，我怎會有多餘錢給他。」錢進財說。

「我知道張教授死於甚麼了。」戴智德說。

「死於甚麼？」吳安立刻問。

「他是被殺的。」戴智德說。

「被誰所殺？」吳安、錢進財、冷倩凝一齊問。

「你們。」戴智德頓了一頓說：「也許，我們。」

一九九三年三月二十三日

中斷

「陌生人，你為甚麼喜歡聽另外一個陌生人的故事？」

「因為好奇。」

「一個青年的突然殞落，就好像一個故事突然中斷，使人聽來很不暢快，你不介意嗎？」

「我不介意，請你講吧！」

「好吧，那我就講吧：

「超傑是我的表弟，他出生的時候，可謂萬千寵愛在一身，他的爸爸是一個很富有的商人，一直都很希望生個兒子，可是他一連生了五個女兒，到第六個才生了超傑這兒子，所以他十分疼愛他。

「超傑自小就非常聰明，他由幼稚園至小學期間，從未試過考在頭三名之外，終於，中學的時候，他進了一所名校讀書。

「中一的時候，他一位要好的同學病了，他陪那位同學去政府診所排『街症』，他以前從不知道看醫生要那麼多時間，又要日曬雨淋，他看見很多老人家也在沒有遮蔽

的情況下排幾小時隊，於是就立志將來要當個醫生。

「他中學的成績非常好，而且又是學校籃球隊的隊長，帶領校隊贏了三次校際籃球冠軍。他順利地進入了XX大學醫學院唸醫科。

「大學的時候，他認識了一位英文系的女同學，他們談起戀愛來，並且準備當超傑實習完畢就結婚。

「超傑的爸爸雖然對超傑不能承繼他的衣鉢覺得有點可惜，但覺得做醫生也不錯。他準備當超傑夠資格掛牌的時候，就立刻替他開一間千餘呎的診所。

「怎知，有一次……」

一九九三年五月五日

淘汰

何祥勝小學六年級參加學校的陸運會，得了百米短跑的冠軍，還打破了學校百米短跑的紀錄。

中學的時候，何祥勝年年都在校際百米短跑中擊敗其他選手，得到冠軍。

大學預科的時候，他一樣擊敗其他對手，進入大學唸工商管理。

大學的時候，他代表大學，參加亞洲大學運動會，又一次擊敗其他對手。

出來社會做事，起初幾年，他在一間大公司任職，後來，就自己開始經營一所建築材料的出入口公司，經過十年時間，他的公司成爲全港最大的建築材料出入口公司。

跟著，他進軍地產界，經過了十年，他的公司成爲本地最大的地產公司。

臨終的時候，他對兒子說：「我一生都比別人跑得快，這一次，卻跑不過時間老人了。」

何祥勝的堂弟何家勝跟他同年出生，小他兩個月。小學六年級的時候跟何祥勝一起參加陸運會，可惜在準決賽

中被淘汰出局。

中學的時候，何家勝年年都想參加校際陸運會，卻每一次都在自己唸書的中學的選拔賽中被淘汰出局。

大學預科的時候，他被別人擊敗，只能到社會上工作。

在社會中，他起初十年都是做文員，後來何祥勝開了公司，他就到何祥勝的公司工作。

何祥勝開地產公司的時候，何家勝也開了一所地產代理公司，可是在銀行加息和加首期的情況中，因爲不夠資本長期支撐下去，被其他大的地產代理公司淘汰出局。

臨終的時候，他對兒子說：「我這一次被時間老人淘汰出局之後，就不會再被別人淘汰了。」

一九九三年五月二十七日

故事集

XX 帶著剛讀中學的兒子到太太的墳前拜祭，兒子看著墓碑上寫著「一生鞠躬盡瘁，為丈夫和兒子獻上生命。」的兩行字，問父親：「爸爸，為甚麼母親墓碑上會寫著這兩行字？」

「這是你母親一生的故事。」

「是否每個墓碑都會寫上死者一生的故事呢？」

「是。你可以四處看看別人一生的故事。」

孩子懷著好奇的心離開。

過了很久，孩子回到 XX 身邊，問：「爸爸，你說墓碑上寫著死者一生的故事，為甚麼我看了這麼多塊墓碑，碑上除了寫著死者的出生和死亡的日期，就只有某某之墓幾個字和立碑人的名字呢？」

「對呀，這就是他們一生的故事了。」

一九九三年五月三十日

路

夕陽的餘暉，替仲仁拉出一個長長的影子。仲仁在公園慢慢散步，繞了兩個圈之後，覺得很疲累，他搥搥腰，就坐在公園的長凳上。

仲仁覺得眼皮有點沉重，就閉目養神。突然，他聽見有人叫：「仲仁、仲仁。」

仲仁睜開眼睛，看見幾年沒有見面的老同學健行。

仲仁很驚喜地說：「健行，那麼巧在這裡遇見你。」

「是啊，我剛搬到附近居住，趁黃昏比較涼快，就到這裡走走，你也常到這裡來的嗎？」

「我打從退休開始就天天到這裡來走走，做點運動。」

「我也是想在這裡走走，做點運動，醫生說我要多做點運動。」

「你沒有甚麼大礙吧？」

「啊，人老了，總有些『機件』有點問題，沒有甚麼大不了的。」

「到了我們這個年紀，最大的希望就是吃得走得。」

「對呀。」

大家靜默了半分鐘，健行問仲仁：「仲仁，你記得嗎？小學的時候，我坐在你隔鄰，有一次作文課，老師叫我們作文，題目是『我們的希望』，當時你寫你希望做作家、畫家、作曲家，又想做飛機師、軍人等，寫滿了一張紙。」

「記得，那時你也寫著希望做官，做銀行經理，又希望有自己的百貨公司。」

「哈哈，你還記得。」

「不只記得這一篇，我還記得中學時老師又叫我們作同一條題目，當時我說要做藝術家、精通文學、音樂、美術，你說要做一個千萬富翁。」

「對呀，對呀，你真好記性。不過後來我升不上大學，只在爸爸的大排檔幫忙，不像你呢。」

「我又怎麼樣，在大學唸完中文系，一教就教了三十年書。」

「你沒有想過轉行嗎？」

「有，不過，我可以做些甚麼工作？難道真是做藝術家，抑或做飛機師或醫生！」

「這又是。好像我也想轉去銀行做，但以我的學歷，怎樣也做不到高職位，如果一世坐櫃檯，不如搞好自己的大排檔還上算呢！」

「對呀，自己生意，不用受上司氣，又有機會發展，說不定會發展為大酒樓啊。」

「哈哈，你以為寫小說嗎！大排檔由我爸爸開辦，到我接手，我再交給我的兒子打理，我的兒子接手至今已有六年了，那大排檔依然是大排檔啊。」

仲仁笑了笑。

晚風，吹拂著他們銀白的頭髮。

「健行，退休之後，有沒有甚麼打算？」仲仁問。

「打算？」健行苦笑了一下說：「年青的時候就有很多打算，那時候總以為前面的路多麼寬廣，怎知越走越窄，根本就不到我去打算，就算有了計劃也是空想，難道我真有可能成為千萬富翁嗎？」

「對呀，好像我，我一選讀了中文，就不可能做醫生或作曲家了！」

大家沉默了一會，天色漸漸黑暗，仲仁說：「我要回家了，我的兒孫等我回去吃飯。」

「我也要回家吃飯。」

他們交換過電話號碼之後，就各自回家。

自從這次見面之後，健行走了公園很多次，都碰不見仲仁，於是打電話找仲仁，仲仁的兒子說仲仁中風，全身癱瘓，正在醫院養病。

健行到醫院去探望仲仁。

健行走到仲仁身邊，關懷地問：「仲仁，你覺得怎麼樣？」

「我只希望死得痛快！」

一九九三年七月二日

離別

劉老伯在孫兒面前翻開一本厚厚的相簿。

劉老伯指著相片裡一個十四五歲的青年說：「這是我中學時代的好朋友，後來要到美國升學。他初到美國時，大家兩三個月就寫信給對方，後來，只有一年一度的聖誕咭，再過幾年，大家就失去了聯絡。」

劉老伯翻開一頁，指著相片中一個十七八歲的少女說：「你看看她，她就是我的初戀情人，相戀了幾年，發覺大家的性格實在不協調，於是分了手。」

劉老伯再翻過幾頁，指著相片中一個二十來歲的男人說：「我和小徐合作開了一所製衣廠，後來生意不好，我們將工廠結束。之後，我只見過他兩次，後來，聽別人說他在一宗交通意外中死去。」

劉老伯再翻幾頁，指著相片中的嬰兒說：「這個就是你的爸爸，他小時候胖得很可愛，我每天放工之後就立刻趕回家跟他玩耍，可惜，他老是想移民，現在算起來，我已經有三年沒有見他了。」

劉老伯歎了一口氣，繼續說：「三年前他回來就是辦

理你祖母的喪事。你祖母竟然一聲不響就離開了我……」

劉老伯喉嚨硬咽，說不下去。

劉老伯合上相簿，走到太太的遺像前面，默然垂淚。

突然，劉老伯覺得胸口劇痛，他的孫兒立刻送他進醫院。

經過一輪搶救之後，醫生對劉老伯的孫兒說：「他已經離開這個世界了。」

劉老伯的孫兒靜靜地等待護士處理好劉老伯的屍首之後，就默默地離開。

一九九三年七月三日

算不了甚麼

得喜茶樓跟平日一樣坐滿茶客。

何可仁在茶樓繞了大半圈，終於發現了一個空位。

他坐下來的時候，看見黃老伯，雖然大家都不認識，但大家天天都來喝茶，有幾次還同桌，於是何可仁坐下之後就跟他點點頭。

茶樓的伙計不用何可仁吩咐，就拿了一壺鐵觀音來。

何可仁呷了一口茶之後，就翻開報紙，看見一段報導一個建築地盆的升降機下墮，死了七個人的新聞。

何可仁跟黃伯答訕：「一個建築地盆一次就死了七個人。」

「七個人算不了甚麼！一次工廠火警，也死了近百人啦。」黃伯一邊說一邊吃馬拉糕。

「這又是呀，一百幾十人算得甚麼？非洲一年也不知餓死了多少人。」何可仁說完之後，揮手叫了一碟豬腸粉。

「對呀，從前打日本的時候，打死的也不知多少啦。」

「對呀，地球上秒秒鐘都有人死啦，四十幾億人，死掉一兩億也算不了甚麼。」

黃伯點點頭說：「對呀，真算不了甚麼。」

何可仁吃完豬腸粉後，就結賬離開。

他在茶樓不遠處過馬路，突然一輛汽車「衝紅燈」，將何可仁撞過正著。

何可仁躺臥在血泊之中，他突然間覺得很害怕，他害怕自己會死，他不想死。

他腦中閃過他三歲兒子的笑臉，他答應過他的兒子今年會在麥當奴替他開生日會。

何可仁腦海中又閃過母親那雙顫抖的手，患了關節炎還編織毛衣給他。

他腦海中又閃過太太說今晚燒他最喜愛的蟹肉豇苗給他吃。

何可仁腦海中又閃出他那一間工廠的員工等著他打開廠門進去工作。

他腦海中閃過……

第二天早上，黃伯在得喜茶樓呷了一口龍井之後，翻開報紙，在報紙左下角看見一則很細小的新聞，新聞中報導一名男子叫何可仁，在一宗交通意外中身亡。

黃伯心想：「一個男子交通意外死亡，算得甚麼？天天都發生，竟然也登在報紙上，看來最近一定沒有甚麼新

聞了。」

一九九三年七月三日

放

黃警長走進新生嬰兒病房，看見太太抱著剛滿月的女兒問：「小韻今天怎麼樣？」

黃太太說：「今天醫生替她抽了血去檢查。」

「醫生有沒有說小韻的病情怎樣？」

「醫生說可能有生命危險，也可能只是小毛病，要等到所有檢查都有報告才能知道。」

「啊。」黃警長頓了一頓說：「小韻今天喝了多少奶？」

「每四小時一次，每次四安士。」

「也頂不錯啊！」黃警長說完之後，示意太太讓他抱小韻。

小韻躺在黃警長懷裡，睡得很甜。

忽然，隔鄰床的嬰兒哭了起來，並且越哭越大聲，小韻雖然仍然閉起雙眼，但皺起雙眉。

黃警長問太太：「爲什麼七號床那個嬰兒哭得那麼厲害，也沒有人哄一哄他？」

「這裡幾十個嬰兒，只有三、四個護士，她們有那麼多工作要做，那裡有時間去哄嬰兒！而且醫生方面已經說明父母可以二十四小時來探望嬰兒，換句話說，他們希望父母自己可以全日來照顧嬰兒。」

「那麼，七號床嬰兒的父母呢？爲什麼我每次來都不見他們呢？」

「聽護士說那嬰兒的母親是持雙程證來港的，她生下那個嬰兒後，就回到大陸去。那嬰兒的父親要做工和照顧家裡的孩子，不能常常來探望他。」

黃警長抱著小孩，走到七號床，看見那個嬰兒很細小。他哭得聲音也沙啞了，黃警長有點鼻酸，他覺得那個嬰兒很可憐，同時，也覺得那嬰兒的母親一定很擔心和難受。小韻自從入院以來，他未曾有一覺睡得好，工作時也常常想起她，他能夠天天探望女兒也尚且如此，那七號床嬰兒的母親，不知何時才能看見兒子，一定比他更難受的了。

黃警長叫太太來抱小韻，自己就抱起七號床的嬰兒。他哄了嬰兒一會兒後，嬰兒就睡著了。

過了一會兒，黃警長輕輕地把七號床的嬰兒放下，然後叫太太讓他再抱小韻，抱了一陣子，就上班去了。

今天黃警長的任務是帶一小隊人到一個「臨屋區」去搜捕非法入境者。

黃警長和七個警員到了「臨屋區」後，將其中六個警員分成三組，自己帶領另一名警員組成一組，分別到不同座去搜查。

黃警長帶領一名警員搜查了一號至三號，並沒有發現非法入境者，他走進四號，看見一個年約三歲的小孩子在圖畫上塗顏色。

孩子見黃警長和警員入屋，大聲說：「警察叔叔。」

「乖，媽媽在嗎？」黃警長問小孩。

小孩子指著二樓。

黃警長對小孩說：「你真乖。」然後抬頭對著上面說：「太太，我們來查非法入境者的，請你將身份證拿出來。」

「小威，你到外面玩玩，媽媽有事要跟叔叔談談。」一把婦人的聲音從上面下來。

小孩子應了聲「是！」就放下顏色筆走到屋外去。

過了一會兒，一個三十歲左右的婦人從二樓下來，臉色灰白。

黃警長見到她下來之後就說：「太太，請你將你的身份證給我看。」

那個婦人將一個大陸簽發的雙程旅行證件遞給他，黃警長看了一看日期就說：「太太，你的證件已經過期了，你不可再留在香港。」

「我知道，警察先生，但我的兒子還小，我要照顧他，求你們放過我吧。」

「太太，我們不能這樣做的，這樣做是犯法的。」

「警察先生，求你們做做好事吧。」她哭了起來，並且跪在地上。

這個時候，小孩子走進屋內。他看見母親跪在地上哭，自己也就跪在地上。

那個婦人說：「小威，快些求警察叔叔放過媽媽啦，不然，媽媽就要離開你了。」

小孩子聽見母親如此說，就對黃警長和那個警員說：「警察叔叔，求你放過媽媽吧！」

那個警員說：「呀頭，我們應該怎樣做？」

「你到屋外等一等，順便替我關門。」黃警長說。

警員離開之後，黃警長對那婦人說：「太太，你這樣做不能長久的，現在我不逮捕你，過一陣子又有另一次的檢查，你始終逃不了的，不若你回去再申請到香港長期居留吧！」

「警察先生，如果我真的被押返大陸，也不知何時才能申請來港。但是，小威現在很需要我。」

「就是我這次放過了，下一次你也許又會被捉到。」

「警察先生，我能夠多照顧小威一段時間就照顧他多一段時間，未來的事，未來才算。警察先生，求你現在做做好事，放過我吧！」

黃警長看看那婦人，心裡很矛盾，他知道那個婦人不是那些作奸犯科的人，她只是一心想照顧兒子。然而，他是警察，警察的職責就是要執行法律，那個婦人的確是違犯了法律，他不知應不應該捉拿她。她覺得如果捉了那個婦人，拆散了那對母子，實在很不忍心，然而，如果放了那個婦人，萬一被上頭知道，他就受處分，他不知如何做才好、如何做才對。

那孩子忽然哭了起來，哭得很淒涼，這些淒涼的嚎哭彷彿醫院內那七號床的嬰兒的嚎哭一樣。

一九九三年十月

信

「大富，你信不信，我可以寫一封信要會計部那個老姑婆四處派發。」旺財說。

「那個冰山，如果你可以叫她將你寫的信四處派發，那你想怎樣就怎樣。」大富說。

「那就打倒一千元吧。」

「好。」

旺財離開大富的人事部經理的辦公室，走向自己的推廣部經理的辦公室，坐在大班椅上，想了一會，就拿出一張信紙，然後寫道：

親愛的幸運兒：

你能夠收到這封信，你真幸運，因為只要你將這封信抄寫二十封，寄給你的親友，你就會遇到好運。以下是一連串的例子：曾經有一個人收到信後，寄了二十封給親友，一星期後，他中了六合彩頭獎，又有一個人，因為不肯將信寄出，過了三天就遇到車禍死了。請好自為之。如馬尼馬尼空。

旺財將信拿給大富看，大富看完，大笑起來說：「這

麼無稽和無聊的信，怎會有人照做的。」

「有，一定有，我就是利用人類對未來不能確知，並且愛錢怕死的心理，加上一句不知是甚麼的咒語，相信那些人抱著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的心態，一定會照做，而且所費無幾。」

「好，看看是否真如你所說？」

中午吃飯的時間，旺財趁會計部沒有人，將信放在會計主任周小姐的桌上。

周小姐吃飯回來，看了那封信，面色一沉，問會計部的同事知不知是誰送這封信來，會計部的人都說不知道。

周小姐心裡很亂，不知應不應該照信上所說去做，她覺得照著做很無聊，但又怕萬一信上所說的是真實的，那就不是鬧著玩的，她不知如何是好，最後，她決定暫且收起那封信，細想一兩天才決定。

下班之後，公司裡的同事都離開了，只有旺財還在工作。工作完畢之後，旺財靜悄悄地走進周小姐的辦公室，然後放一張五百元紙幣在她辦公桌旁的地上。

第二天上班時，周小姐發現了辦公桌旁的五百元，她問會計部的同事知不知道誰掉了五百元在她的辦公室，會計部所有同事都說不知道。

突然，周小姐想起那封信，她覺得一定是那封信帶給她的好運，於是，就拿了那封信出來，並在例子之下加上

了「從天降下五百元」的事情。她寄了二十封信，其中一封是寄給公司清潔部的黃嬌。

黃嬌是一個中年婦人，每逢初一、十五都吃齋的，她一有空就到不同的廟宇去參拜，這一天，她剛去完觀音廟，她求觀音賜她幸運。她回家時在信箱中發現了周小姐寄給她的信。她看了很高興，以為是觀音菩薩給她的幸運，於是急忙抄了二十封信，還在例子下加上觀音菩薩顯靈，賜我幸運。

兩年後，旺財收到一封信，那封信有六頁紙，開首的幾句有點像他寄給周小姐的信，然而，那些例子，足有百多個，使旺財嚇了一跳，心想：「難道這封真是幸運信，為甚麼會有這麼多例子證明，我還是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萬一真是帶來好運，那就好了，反正不用花費多少，假若因為不寄出信件而損失了好運，甚至帶來噩運，那就無謂了。」於是，旺財拿起筆來，開始抄信……。

一九九四年四月二十一日

我想飛

我是海邊的一塊磐石，風吹不動，浪也推不動，我想飛，我想飛到宇宙深處，我想在宇宙中翱翔。

我是海邊的一塊磐石，很多人坐在我身上看無邊無際的天和海，我聽見很多人的盟誓和理想。

我分分秒秒都望著無邊無際的天和海，我想飛……。

一九九四年五月三十一日

愛

一個陌生人和一對母子在人行路上走著。

突然，一個花盆從高空墮下，打中那婦人的兒子，那小孩子倒在地上，頭破血流。

那個陌生人說：「幸好不是擲中我！」

那個母親說：「爲什麼不是擲中我！」

一九九四年五月三十一日

寂寞

「醫生，我很寂寞。」

「你叫什麼名字？」醫生問

「我的名字叫寂寞。」

「寂寞，你感到有什麼不舒服？」

「我感到很寂寞。我認識所有人，所有人也認識我。」

「我好像沒有見過你。」

「你沒有見過我，卻認識我，並且深深地認識我，你跟其他人一樣害怕我，憎恨我，設法離開我，逃避我。我沒有朋友，也沒有親人，我沒有傾訴的對象，沒有人願意聆聽我的說話，所以我唯有到你這裡來。」

「爲什麼？」

「因爲我只需要付款你就會聆聽我的說話。」

「那麼，你說一說你的身世吧！」

「好。你留心聽吧！」

「我會很留心聽的。」

「我也記不起我有多老了，只記得剛有人類的時候，

我就已經存在。過去有很多事情也記不起了，不過，我記得很清楚：自從我有記憶以來，我就是孤獨一人，我沒有親人，也不知誰是我的父母。」

「你認爲你是孤兒？」

「我希望我是個孤兒，這樣，我至少有父母，可是我卻不知道我有沒有父母。」

「你害怕你沒有父母。」

「對。」

「你說你已經很老，這麼多年來，你也沒有交到一個知己嗎？」

「我常常跟作家、哲學家、音樂家、畫家、科學家等見面，但他們不明白我，他們只知道見到我。」

「他們喜歡見到你嗎？」

「他們全都不喜歡見到我，不過，有很多已經習慣了見我。」

「這也不錯呀。」

「可惜，他們很快就死了。」

「你對他們的死感到難過，是嗎？」

「不是，我對又少了一些習慣見到我的人而難過。」

「那你不能習慣獨自一人呢？」

「我就是最難忍受獨自一人，所以才四出探訪。」

「你可否令某些人成爲你的朋友？」

「我一生都努力這樣做，但我越親近某人，某人就越要離開我，甚至不惜一死以求離開我。有時候，我真想一死了之。我實在太寂寞了。」

「千萬不要輕生，也許終有一天你會找到一個知己。」

「這就是支持我一直生存下來，並且四出探訪的原因，然而，經過了這麼多年，我連朋友都找不到一個，更遑論知己呢！我實在走得很疲累了。我開始覺得也許我永遠都找不到一個知己的。」

醫生望一望牆上的掛鐘，發覺已經是十二時零五分了，於是對寂寞說：「寂寞，我對你已經有初步的認識，現在已經是十二時零五分了，我約了我的太太和子女在茶樓吃飯，你出去跟護士預約下次見面的時間吧。」

寂寞聽見醫生約了太太和子女吃飯之後，覺得被人重重地打了一拳，在醫生說到跟太太和子女一起吃飯時所流露出的喜悅下，寂寞又再次深深地感受到被拒門外的感覺。

寂寞拖著沉重的腳步與悲傷離開醫務所。

「我真受不了，我真受不了啊，我實在太寂寞，實在太寂寞了。」

寂寞感到身心俱疲，回到家裡，躺在床上，他覺得應該是了結自己殘生的時候。他想：「我死了，我就不再寂

寞，別人也就不會寂寞了。」

寂寞昏昏沉沉地進入睡鄉。夢中，他看見一大群已經死去的作家、哲學家、音樂家、畫家、科學家……非常熱烈地、真誠地接近他。

一九九四年六月二十六日

裝飾

賈耀程對著電話說：「黃先生，你一定很忙了，我不打擾你了。」他說完之後，就掛上電話，他心想：黃兆德這個人真煩，我要趕著回家嘛！

賈耀程回到家裡，就拿出載著聖誕樹的盒子來，這棵塑膠聖誕樹，他已經用了五年。他打開盒子，拿出聖誕樹，發覺聖誕樹某些部份已經破舊了，他想：「不用怕，我在破舊的，不美麗的地方掛上一些裝飾品就可以掩飾了。那些人在穿了洞的牛仔褲上縫上標貼，別人還說那些褲新潮和好看呢！」

賈耀程裝飾好聖誕樹後，他的女朋友姚麗心便來到，他問她：「今天晚上，我們去吃薄餅好嗎？」

「我不餓，不想吃東西，我來只想對你說幾句話。」

「發生了什麼事？」

「沒有發生什麼事，只不過我覺得你需要有多些自由，不應被愛情束縛。」姚麗心說完之後就離去。

賈耀程立刻回到房內，拿了門匙就追了出去。

在大廈的門口，賈耀程看見姚麗心上了一輛豪華的跑

車，駕車的是一位英俊青年。

自從姚麗心跟賈耀程分手之後，他天天都打電話找她，但她不肯接他電話，賈耀程整天都想著怎樣令她回心轉意，什麼事情也不願做。

一天，賈耀程的老闆叫賈耀程見他，然後對他說：「賈耀程，我的公司規模不大，很難讓你盡展所長，我決定讓你另謀高就。」

放工的時候，賈耀程經過海灣，他望著大海，心裡好像有一個人對他說：「人生這麼苦，不如跳下海去，一了百了。」跟著，心裡又好像有另一個人對他說：「跳下海去，你就可以得到永遠的快樂！」

一九九四年八月五日

貓問

那個愛護動物協會的人又從窗內伸出繩套想將我套住，幸好，我向左一跳，避開了他的套子。其實，我也不明白為什麼我一看見套子就要逃走，也許我跟那個人回去更好，聽朋友說被他們帶回去的動物也許會被一些愛護動物的人收養。如果有幸被一些愛護動物的人收養，那樣，我們下半生就會過得頂舒服了。不過，萬一沒有人肯收養的話，會被愛護動物協會的人殺死。

究竟，我賭不賭呢？

那個人又伸出繩套想套我，我向右一跳，避開了繩套。其實，我已經很飢餓，很疲累了，我也不知那裡來的力氣讓我能夠反應得那麼快，跳得那麼遠。記得，我在主人的家就從來未曾試過反應得那麼快，跳得那麼遠，以至我常常捉不到老鼠，主人也因此而將我趕走。其實，主人養的那條狗也一樣捉不到老鼠，為什麼主人不將牠趕走而單單將我趕走？為什麼我一定要捉到老鼠？隔壁那隻波斯貓也不用捉老鼠，它的主人還常常抱著牠呢！有一次，我將身體挨著主人的腳擦了幾下，就被主人踢了一腳，為什

麼？

那個人又伸出繩套要套我，我向後一躍，哇，好驚險啊，幸好我抓著簷蓬邊，不然就會從百多呎高空墮下。五天前，因為看見有食物碎屑，我便從天台跳到這裡，怎知吃完之後，才發覺自己沒有辦法回到天台去，對面那座大廈雖然比我身處的地方低，但跟我這幢大廈相距十餘呎，我怕我跳不過去，最後只好留在這裡。前天晚上下大雨，弄得我渾身濕透，使我冷得發抖。我怕我已經著涼了，因為昨天和今天我都常常發冷發熱，不過，那一場大雨也使我喝過飽，不至飢渴得那麼厲害。隔壁波斯貓說牠生病時牠的主人就會帶牠看醫生，我卻一次醫生也沒有看過，每當我生病時主人總說我自然會痊癒，說真的，我每次病不過一星期就會自動痊癒。有時候，我真懷疑有病是否真要看醫生，不過，我覺得如果患病的時候，主人帶我去看醫生的話，我就寧願多患幾次病呢！這一次，我又患病了，我真希望跟從前一樣不用醫生也會痊癒起來。

那人似乎開始暴躁了，他好像一定要將我套住，他改用了另一條更長的繩套，他要套我了，我跳，呀，撞得我滿天星斗，我跳得太猛，一頭撞到牆上，幸好我沒有暈倒，不然，就會被那人捉住了。其實，我真不明白我為什麼會落得如此下場？我平日都會將捉到的蟑螂立刻實行貓道毀滅，我不會像其他同類那樣將牠們玩弄至死，使牠們

失去蟑螂的尊嚴，我那麼好心腸，爲什麼會落得如此下場？爲什麼？難道貓就沒有尊嚴？不會吧，試看隔鄰那隻波斯貓和每屆得獎的貓后！牠們不但有尊嚴，甚至有威嚴。爲什麼？爲什麼我會落得如此下場？

天已慢慢黑暗，那個人已頻頻看錶，他好像很焦急的樣子，這一次他半個身子伸出窗外，他已封了我逃跑的路，我看，這一次我逃不掉了，除非我跳向對面那座大廈，然而，對面那座大廈距離我這裡有十餘呎啊，我該怎麼辦？他要套我了。我跳。

我會死嗎？

一九九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五次電話鈴聲

電話鈴聲響起，余立人拿起電話筒：「喂。」

「喂，是否豐盛人生小說創作比賽委員會呀？」

「是。」

「我是歐小玉，收到你們通知我得到比賽冠軍和邀請出席頒獎禮，我會出席，不過我不知道 xx 中學在哪裡，請問你 xx 中學在哪裡？」

「對不起，歐小姐，我想也許我們的秘書打錯了字，我們有兩個優異獎，你是其中一個得主。」

「什麼，我只是得了優異獎，那麼，我不去領獎了，你們將獎金寄給我吧！」

電話鈴聲響起，余立人拿起電話筒：「喂。」

「喂，是否豐盛人生小說創作比賽委員會呀？」

「是。」

「我是周倩琪，我收到你們的信說我得到了小說創作比賽亞軍，我想通知你們我不能出席頒獎禮。」

「爲什麼？」

「我下個月一日會到歐洲旅行一個月，你們的頒獎禮

是二十九日，我想我趕不及回來領獎了。」

電話鈴聲響起，余立人拿起電話筒：「喂。」

「喂，是否豐盛人生小說創作比賽委員會呀？」

「是。」

「我是廖洪樹，我收到你們的信說我得到比賽優異獎，我想請問如果我不出席頒獎禮，會否取消我的得獎資格。」

「不會。」

「那麼，我通知你們，我不會出席頒獎禮。」

電話鈴聲響起，余立人拿起電話筒：「喂。」

「喂，是否豐盛人生小說創作比賽委員會呀？」

「是。」

「我是蔡美麗，我是小說比賽的季軍得主，我不能出席頒獎禮。」

「爲什麼？」

「我那個晚上要聽 xxx 演唱會。」

電話鈴聲響起，余立人拿起電話筒：「喂。」

「喂，是否豐盛人生小說創作比賽委員會呀？」

「是。」

「我是黃大明，是這一次豐盛人生小說創作比賽的冠軍，我想請問你冠軍所得的七千元書券可不可以兌換現金。」

「不可以。」

「那麼，如果我願意以八折或七折來兌換，可不可以領取現金呢？」

「對不起，我想不可以。」

「啊，那就算了。還有，我通知你們我不能出席頒獎禮。」

余立人放下電話筒之後，望著貼在牆上那豐盛人生小說創作比賽的宣傳海報，長長地歎了一口氣。

一九九六年

火祭

「爲什麼，爲什麼那齣電影的內容跟你那麼相似？」張民好對著手中那疊發黃的小說稿說。

「爲什麼？爲什麼這麼多年都沒有人肯將你出版？」

「現在就是有人肯將你出版也沒有用，別人一定以爲你是抄襲自那齣電影的。」

「我怎能讓別人這樣污辱你？我不會讓別人污辱你的！」

「我怎樣做才好呢？」

「對，我將你焚燒獻給上天，只有祂才配收留你，只有祂才明白你的價值，知道你是一百分之一百原創的。」

好，就將你獻給上天。

張民好拿著那疊稿紙走進廚房，他的妻子正在洗菜。

張民好擦著了一根火柴，正要焚燒那疊稿紙的時候，他的太太見狀立刻奪過稿紙。

「你燒紙會熏黑廚房的，不要的東西就丟進垃圾桶吧。」張太說完話後就將那疊稿紙丟進骯髒的垃圾桶。

一九九六年一月十日

因爲他流血

李Sir剛踏入教員休息室，就跌了一跤，一頭撞在張Sir的辦公桌的利角上。李Sir的額角不停流血，鮮血滴到張Sir的公事包上。

張Sir立刻從座位起來，走到電冰箱附近。

陳Sir走到十字箱前，打開十字箱，帶上膠手套，然後拿出繃帶和紗布，跟著就替李Sir止血。

Miss黃剛進入教員休息室，看見李Sir滿頭鮮血，驚呼了一聲，跟著就轉身離開教員休息室。

何Sir對身旁的Miss歐說：「我要打電話給學生家長。」何Sir說完這句話之後，就站起身離開教員休息室。

Miss歐對前面的Miss周說：「我要去洗手間。」

正當Miss歐站起身來的時候，Miss周對Miss歐說：「我有很多學生作業要批改。」Miss周說完之後，就拚命批改學生作業。

陳Sir替李Sir止血，但血仍然流個不停，陳Sir就送李Sir到醫院去。他們離開了之後，張Sir回到他的座位坐下，說：「我的公事包要報銷了。」

陳Sir送了李Sir到醫院之後，就回到教員室，Miss周立刻走到陳Sir跟前悄悄地問：「陳Sir，你知不知道醫生剛剛證實了李Sir是愛滋病帶菌者？」

「知道。」陳Sir平靜地說。

「知道？」Miss周驚噩地問。

「是。」

「那你爲什麼還要替他止血？很危險的啊！」

「因爲他流血。」

一九九六年一月十九日

聚

星期天，周孝仁陪媽媽到茶樓喝茶。

到了茶樓門口，周孝仁的媽媽對周孝仁說：「如果你姨媽問到你弟弟的事情，千萬不要說他已經有兩個月沒有給家用和沒有來探我，知道嗎？」

「知道。」周孝仁回答。

他們坐了一會兒，周孝仁的姨媽就來到。

周孝仁的姨媽喝了一杯茶之後，就問周孝仁的媽媽：「孝義爲什麼不來呀？」

「他要上班呀！」周孝仁的媽媽說。

「星期日還要上班，真勤力啊。」周孝仁的姨媽說。

「耀威好嗎？」周孝仁的媽媽問。

「也不錯。」周孝仁的姨媽答。

「何時才請喝喜酒？」周孝仁的媽媽問。

「年青人的事，我也很少理的。」周孝仁的姨媽頓了一頓問：「是了，孝仁又何時請喝喜酒呢？」

「過兩年吧，等他儲夠錢買樓就會結婚了。」周孝仁的媽媽說。

大家一邊談一邊吃，大約過了一個小時，周孝仁的媽媽說：「你們繼續吃，我要去一去洗手間。」

周孝仁的姨媽看見周孝仁的媽媽走進洗手間之後，就問周孝仁：「你最近有沒有跟耀威聯絡過？」

「有。」

「你知不知他現在住在那裡？做什麼工作？」

一九九六年一月十九日

棋棋

何仁藹考進了大學，他的母親送了一部下象棋的電子遊戲機給他。

何仁藹收到這份禮物之後，立刻將禮物帶進自己的房間去。他開動了遊戲機，十分開心，他想：「我終於可以下象棋了。」

何仁藹下了一步過宮炮，他記得小學五年級時，他剛學會了下象棋，於是找要好的同學黃小威跟他下象棋，黃小威卻說：「我不懂下象棋。」

「我來教你吧！」何仁藹對黃小威說。

「我爸爸曾經教過我，但我學不懂，不若玩鬥獸棋吧。」

「玩鬥獸棋不用動腦筋，還是下象棋好。」

「下象棋有什麼好？又費時又難下。」

「玩鬥獸棋很幼稚，我們還是下象棋吧。」

「那你即是說我幼稚吧！我知你考試成績比我好，我就是幼稚又怎樣，你那麼棒，就不要來找我。」

自此之後，何仁藹就很少和黃小威一起了。

何仁藹沒有再找別的同學下象棋，他害怕又會令他和別的同學不和。

一天，何仁藹的爸爸下班回家，何仁藹對他說：「爸爸，跟我下一局象棋好嗎？」

「爸爸很忙，你自己玩吧！」何仁藹的爸爸說。

「爸爸，一個人不能下象棋的。」

「那你玩別的玩具吧。」

「我只想下象棋，爸爸，來下一會兒吧。」

「仁藹，要聽話，爸爸沒有時間跟你玩，爸爸要賺錢養你的呀。」

「爸爸，只下一會兒，只下一會兒好嗎？」

「不要再煩我了，爸爸今晚要趕工，明天要交計劃書呀。」何仁藹的爸爸說完之後就返回自己的房間，把門關上。

每一次何仁藹叫爸爸跟他一起下棋的時候，爸爸都說很忙，而何仁藹的媽媽又不懂下象棋，所以何仁藹有差不多兩年時間沒有下象棋了。

中學一年級的時候，何仁藹參加了學校的象棋社，象棋社第一次聚會，何仁藹跟一個中三的象棋社同學對奕，何仁藹一不留神，被吃了車，他立刻說：「不算不算，我不走這步。」

「舉手不回大丈夫，你不能反悔的。」

何仁藹被人吃掉了一隻「盲車」之後，心中很不快，不能集中精神，走不夠三步，又被對手吃掉了另一隻車，何仁藹立刻說：「不算不算，我不走這步。」

「舉手不回大丈夫，你不能下過的。」

「我要再下過。」

「那你就不是大丈夫了。」

「我不理，我要再下過。」

自此以後，象棋社的成員常常嘲笑他不是大丈夫。

何仁藹的棋藝並不精湛，在象棋社中下棋輸多贏少，而且又常常被人嘲笑，於是就越來越少參加象棋社的聚會。

中四以後，因為功課很忙，何仁藹就再沒有參加象棋社了。

這一次媽媽送了一部下象棋的電子遊戲機給他，重燃了他久藏心底的渴望。

自從何仁藹收到那部下象棋的電子遊戲機，他每天一起床就跟那部電子遊戲機下象棋，他很喜歡這部電子遊戲機，他為這部遊戲機取名棋棋。

何仁藹很喜歡棋棋，他喜歡棋棋因為棋棋可以讓他再下過，而且不會嘲笑他。何仁藹覺得棋棋不會趾高氣揚，而且他喜歡何時下棋，棋棋都可以和他下棋。

整個暑假，何仁藹不是和棋棋下棋，就是看有關象棋的書，何仁藹的棋藝進步神速，暑假結束的時候，他已經可以和棋棋下個平手。

大學開課了。

大學有象棋學會，但何仁藹沒有參加。

何仁藹大二那年的農曆新年，他開始「走堂」回家跟棋棋下棋，到了大三那年的聖誕節，何仁藹跟棋棋每下十局棋，大概可以勝出六局。

何仁藹常常「走堂」回家跟棋棋下棋這件事，給他的媽媽發覺了。

放完聖誕假，第一天上課的早上，何仁藹與媽媽一起吃早餐，何仁藹的媽媽對何仁藹說，「仁藹，雖然下象棋是鬥智遊戲，但一定要以學業為重，知道嗎？」

「媽，我已經是大學生，我知道怎樣做的了。」

這一天，何仁藹沒有再走堂了，但到了第二天，何仁藹又再故態復萌。

何仁藹的媽媽發覺之後，就趁著何仁藹回校上課的時候，走進何仁藹的房間拿了那部下象棋的電子遊戲機到自己的睡房，將那部電子遊戲機鎖進抽屜中。

何仁藹回到家中，發覺棋棋不見了，於是問媽媽：「媽媽，你有沒有見過我的棋棋？」

「我已將它丟掉了。」

「丟掉了？掉到那裡？快告訴我。」

「我不會告訴你的，我早已叫你好好讀書，但你不聽我的話。」

何仁藹立刻走去翻垃圾桶，但翻了很多次都找不到，於是他去附近的垃圾站尋找，但一樣找不到。

傍晚的時候，他回到家，將自己反鎖在房間內。

他沒有吃晚飯，只坐在床上，望著窗外的天空。

第二天早上，何仁藹到賣電子遊戲機的地方看看有沒有棋棋那一款電子遊戲機，然而，他找了十多間賣電子遊戲機的店舖都沒有棋棋那一款電子遊戲機。

黃昏時，何仁藹來到一間名叫威威的電子遊戲機店，何仁藹問老闆：「請問有沒有大大牌A O 3 那款下象棋的電子遊戲機賣？」

「沒有了，大大牌的製造廠已經倒閉了兩年，所有大大牌的存貨也賣光了。」

何仁藹回到家裡，將自己反鎖在房間內，坐在床上，回想跟棋棋下象棋的情景。

何仁藹的媽媽有點擔心，敲門叫何仁藹吃飯，但何仁藹沒有理會她。

第二天早上，何仁藹再去找有沒有有一些售賣電子遊戲機的地方還有棋棋那款電子遊戲機。

何仁藹找了半天也買不到棋棋那款電子遊戲機，他覺得有點累，於是在一個公園的長椅坐下。

何仁藹發覺不遠處有一個人擺檯下象棋，何仁藹想：「不能跟棋棋下棋，跟那個人下一下也好啊。」

何仁藹跟那個人下了八局棋，八局全勝，到了下第九局的時候，那個人對何仁藹說：「朋友，你的棋藝的確高超，我下完這局就不會再跟你下的了。」

「爲什麼？」何仁藹問那人。

「你也贏了我不少錢吧。」

「至多我不收你的錢，你跟我下好嗎？」

「朋友，我靠下棋養家的，你還是去跟別的人下棋吧！」

何仁藹回到家中之後，又立刻將自己反鎖在房間內，他坐在床上，十分想念棋棋。

何仁藹的媽媽和爸爸一起來敲門叫他吃飯，但何仁藹沒有理會他們。

何仁藹一夜沒有睡。

第二天清早，何仁藹的媽媽再敲何仁藹的房門，一邊說：「仁藹，我已經替你找到棋棋了。」

何仁藹聽見之後，立刻下床去開房門。

何仁藹看見他的媽媽手上拿著棋棋，臉上立刻爆放笑容，他問他的媽媽：「媽媽，你在那裡找回來的？」

「你不要問了。你想不想要回棋棋？」

「當然想啦！」

「你要回棋棋就要吃東西，知道嗎？」

「知道。」

何仁藹接過棋棋之後就立刻和棋棋下棋，

一九九六年二月十四日

象棋和飛行棋

國際級的象棋好手周自力與他的好朋友，也是國際級的象棋好手賴天存在街上散步。

周自力問賴天存：「你爲什麼不再下象棋？」

「我覺得下象棋很辛苦，攪盡腦汁也不一定贏。」

「怕輸也是人之常情。」

「我不是怕輸，我只是厭倦每走一步都由自己負責，每走一步都只能靠自己。」

「自己負責自己，自己靠自己有什麼不好？」

「那麼我們就一定輸。」

「只要努力不斷改進，我們終必會贏。」

「無論我們怎樣改進，我們終必輸給死神。」

「你狡辯而已。」周自力頓了一頓說：「你真的不再下棋嗎？」

「不。我會下棋的。」

「真的，那麼你何時會再下，我們又可以再次一較高下了。」

「隨時奉陪。」

「現在行嗎？」

「行，你來我家吧。」

他們二人來到賴天存的家，周自力剛坐下就急不及待地說：「我們現在就開局好嗎？」

「好。」賴天存說完之後，就拿了一盒飛行棋出來。

一九九六年二月十四日

贏

「這局棋你輸了。」滿頭白髮的黃麒對電腦說。

「是。」電腦回答說。

「我終於都贏了，我贏了一萬五千零一局。」

「你輸了。」

「你不服輸嗎？我們約好下三萬零一局棋，看誰得勝，現在你輸了一萬五千零一局，你還不是輸了嗎？」

「你才是真正的輸了，因為你輸掉了一生來和我下棋。當你死後，我又跟別的人下棋了。」

「不，我贏了，我真正的贏了，因為我贏了一生的樂趣。」

一九九六年二月十五日

人生的尋索

丈夫在睡房內翻箱倒籠。

丈夫拿起了銀行存摺，臉上立刻出現笑容，過了半分鐘，他收起了笑容，搖搖頭，放下銀行存摺，又繼續尋找。

丈夫拿起了一串鑰匙，臉上立刻出現笑容，過了二十秒，他收起了笑容，搖搖頭，放下了那一串鑰匙，又再繼續尋找。

丈夫拿起了公司印鑑和結婚照片，臉上立刻綻放笑容，然而，過了不夠十五秒，他收起了笑容，搖搖頭，放下公司印鑑和結婚照片，又再繼續尋找。

太太問他：「你究竟要找什麼？」

「我也不知道。」

「不知道，不知道為什麼還不停止尋找？」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丈夫繼續不停地尋找。

太太說：「會不會在睡房外？」

「我也不知道，不過可以試試看。」

正當丈夫要踏出睡房的時候，大廈忽然停電，令屋內黑漆一片。

一九九六年二月十五日

沉默

「導師，我怎樣才能靈修得更好？」學員問靈修導師。

靈修導師沉默。

「導師，是否我的問題問得不清楚？」

靈修導師沉默。

「導師，是否你不想答我的問題？」

靈修導師沉默。

「導師，是否我得罪了你？」

靈修導師沉默。

學員問了靈修導師幾十個問題，靈修導師還是沉默，於是那學員就開始對靈修導師說出自己多麼希望能夠靈修得更好，他說了半個小時，覺得靈修導師也應該被他感動，教他怎樣靈修得更好，於是問靈修導師：「導師，我怎樣才能靈修得更好？」

靈修導師沉默。

學員等待靈修導師的回答。

時間一分一秒地過去，過了半小時，靈修導師還是沉

默，學員很想再問靈修導師一些問題，但想問的已經問過，他又想對靈修導師說出自己多麼希望靈修得更好，但想說的已經說過，於是他繼續默默地等待著靈修導師的回答。

時間一分一秒地過去，一小時過去了，兩小時過去了，三小時過去了……

學員漸漸不再渴望知道答案，漸漸不再介意靈修導師答不答他。

時間一分一秒地過去，一小時過去了，兩小時過去了，三小時過去了……

學員覺得那些問題越飄越遠，他覺得心裡很寧靜、很舒服……

時間一分一秒地過去，一小時過去了，兩小時過去了，三小時過去了……

靈修導師默默地站起身來，對學員點了點頭，然後就慢慢地步出教室。

學員沉默地望著靈修導師慢慢地離開教室，眼中滿含尊敬、感謝和滿足。

一九九六年八月二十一日

大個仔

父親關掉電視，然後對兒子說：「你大個仔了，應該少看電視多讀書。」

「我很細個。」兒子說。

「我還以為你已經大個仔，可以送一部單車給你玩呢。」父親說。

「係唔係我大個仔你就送一部單車給我？」兒子問父親。

父親微笑。

一九九六年八月二十一日

上學

早上六時半，父親對兒子說：「快起床上學去。」

「我不想上學。」兒子說。

我本想帶你去學校附近的酒樓吃點心，然後才上學，既然你不想上學，算了吧，我自己去酒樓。」父親說。

「我想上學。」兒子說。

一九九六年八月二十一日

三個喜歡美麗鳥兒的人

天空一片澄藍。

老年人在樹林的小徑上走著。他走了一會兒，看見一隻美麗的鳥兒蹲在樹上。

老年人停下腳步，欣賞鳥兒的美態。

遠處傳來幾聲悅耳的鳥聲，那隻美麗的鳥兒拍一拍翅膀就飛去樹林深處。

老年人繼續向前走，遇見了一個揹著袋子的中年人。

老年人善意地向這個陌生的中年人點了點頭，中年人也向他點了點頭。

他們一起走了一會兒，老年人問中年人：「老兄，你也是來觀鳥的嗎？」

「是。」

「我每個星期都總會來這裡幾次，卻未曾見過你。」

「我工作比較忙，一年只來這裡兩三次。」

他們走了一陣子，就遇到一個揹著一個大袋子的青年人。

他們三人走了一會兒，老年人說：「雖然我已見過不

少美麗的鳥兒，但每次看見，我的心總是跳得很快。」

中年人說：「我也是。」

青年人說：「我也是。」

突然，他們三人都停下腳步。

一隻彩色的小鳥在不遠處的一棵大樹上蹲著。

老年人輕輕地走前了幾步，凝神地看著那隻彩色的小鳥。

中年人輕輕地走前兩步，在袋中拿出相機，將鏡頭對準那隻彩色的小鳥，正當他想拍攝的時候，一聲鎗聲，那隻彩色小鳥跳出他的鏡頭之外。

中年人和老年人望著倒在樹下的彩色小鳥，驚噩萬分。

青年人快速地走到樹下，拿起彩色小鳥，然後跑到中年人和老年人身旁，十分興奮地對他們說：「這隻鳥兒是我所有小鳥標本中最美麗的一隻。」

一九九六年十月二十七日

溫暖

一彎冷冷的新月，已經爬到無邊漆黑的天空中。

男人雙臂酸軟，兩條小腿也輕微抽筋。他整天逐家逐戶推銷袖珍電暖爐，至少叩了百多戶的門，但只賣了一部。

男人拖著四部未賣掉的袖珍電暖爐，一步一步走回家去。

風，越來越冷，也越來越猛。男人想拉緊大衣，可是雙手都拿著貨品，只好低著頭，加快步伐。昏黃的街燈，拉出他瘦削的身影。

男人穿過一條又一條無人的小巷。

家，就在面前了。

男人再加快腳步。遠處傳來狗吠聲，終於到了家門前了。男人把貨品放在地上，拿出鑰匙開門。這個時候，男人的女人聽到開門聲，就從廚房端出一碗熱烘烘的湯來。

男人關上門後，就捧著熱湯。他輕輕地呷了一口，覺得暖和了很多。

女人替男人脫下大衣，又輕吻了一下男人，男人覺得

一陣暖意運行全身。

女人將男人的大衣掛到牆上，然後伸手進大衣的口袋，她將大衣口袋裡的四百多元放進自己的口袋，女人覺得一陣暖意運行全身。

一九九六年十月二十七日

天窗

小光的父親在一棵大樹上，做了一間簡陋的樹屋給他，屋裡只有一扇門和一個很細小的天窗。

有一天，小光的爺爺和小光一起到樹屋，小光躺在地板上看天空。

忽然，一隻鳥兒降落在天窗上，遮擋了大部分天空。小光很生氣，大力拍打天窗，嚇得那鳥兒立刻飛走。

爺爺問小光：「你為什麼那樣生氣？」

「我的天窗已經很細小，只看到一小片天空，但牠卻遮擋了一大半。」小光說。

「那麼，不如我們將天窗弄大，大到就是有很多很多鳥兒都遮擋不了的，好嗎？」

「好呀。」小光興奮地說：「我們現在就動工，好嗎？」

「好。」爺爺說完，就帶小光走出樹屋，回到地上，然後，帶小光走到一片很大的草地上，跟著叫他躺在草地上，自己也在他的身邊躺下。

「爺爺，你又說要將天窗弄大？」

小光的爺爺沒有回答，望著無邊的天空微笑。

很多很多鳥兒在天空中飛來飛去。

一九九七年六月十八日

褪色

陸老伯在天台上替他的盆景除草，他一邊除草，一邊記起兒時在鄉間常常跟他的爸爸一起下田除草。

陸老伯記得那時候，四周都是綠色，他好像浸淫在綠海之中。每天他下完田都會到附近的樹林走走。他喜歡樹，所以來到香港，也要搬到頂層居住，寧願忍受夏天頂樓會特別酷熱的氣溫和大雨時天花板會滲水。他喜歡有天台，他可以在天台上種些盆景，每一個盆景，都帶他進入一個迷你的大自然裡。

陸老伯現在擁有五六十盆盆景，他記得起初搬到這裡來的時候，只有十來盆，他常帶他的兒子到天台來，教他除草和澆水，可是，他的兒子老說辛苦，每次只肯替兩三盆盆景除草和澆水。

陸老伯除完草，澆過水之後，就去探望他的兒子。

陸老伯到了他兒子的家，他坐在客廳的沙發上問他的兒子：「我上次來送給你的兩盆盆景，怎麼不見了？」

他的兒子回答：「有一盆我帶回公司，因為公司的空調厲害，又加上我忘了澆水，那盆盆景枯了。另一盆我放

在浴室裡。」

「爲甚麼放在浴室裡而不放在客廳上？」

「客廳要放電視、電腦、電子遊戲機、錄影機和音響等等，那有地方容得下那盆盆景呢？」

「那麼，那盆盆景在浴室長得怎樣？」

「還沒有枯死，不過葉子落了很多，我看你還是將它帶回去，我怕它畱在我這裡多兩三個月就會死掉，而且，小麗很討厭它。」

「小孩子怎會不愛樹木的呢？」

「她只愛玩電子遊戲機，她討厭那些枯葉和泥土，她說那些東西很髒。」

陸老伯害怕他兒子一家會「謀殺」了那盆盆景，於是將那裡唯一的綠色也帶走了。

一九九七年七月十四日

愛與怕

在教員休息室裡，陸老師一邊改簿，一邊說：「現在的學生真頑劣，不重罰他們，他們是不會怕的。」

坐在陸老師對面的黃老師說：「他們那麼頑劣，不怕罰的。」

「那麼，你認爲他們最怕什麼？」陸老師問黃老師。

「我認爲他們最怕疼愛他們的人不再疼愛他們。」

「我根本就不疼愛他們，他們怎會害怕我不愛他們。」

「那你就去愛他們吧。」

陸老師想了一想說：「對，爲了要他們怕我，我就去愛他們吧。」

一九九七年九月二十六日

橫(一)

甲太太洗刷灶頭的時候，一條小壁虎橫過，甲太太立刻一刷打下。

小壁虎「吱」的叫了一聲，躺在灶頭上，斷掉的尾巴抽動了幾下。

甲太太看看手錶，發覺已經到了接女兒放學的時候，但她不想女兒看見壁虎屍體，想用膠袋包好壁虎屍體，掉進垃圾箱，怎知找了幾分鐘也找不到膠袋，於是她放棄繼續尋找，立刻趕去 xx 小學接她的女兒。

甲太太的女兒看見媽媽在對面馬路走來，她就橫過馬路，要跑到媽媽身邊。

一輛汽車煞掣不及，撞到甲太太的女兒。

小女孩呀的叫了一聲，躺在馬路上，斷掉了的一條腿抽動了幾下。

一九九八年三月二十日

橫(二)

甲先生開門的時候，看見一條大壁虎在門檻上，他一腳踩下。

大壁虎「吱」的叫了一聲，躺在門檻上，斷掉的尾巴抽動了幾下。

甲先生心想：你真不夠運。

甲先生走到街上，看見一個老伯被貨車撞到。

老伯「呀」的叫了一聲，躺在馬路上，斷掉了的一條腿抽動了幾下。

甲先生心想：你真不夠運。

一九九八年三月二十二日

橫(三)

一個哲學教授「大便」完畢之後，回到書房看見一條壁虎，在他剛寫好的論文上，撒了一粒黑色的糞便。

哲學教授又憤怒，又噁心，一掌就打在壁虎身上。

壁虎「吱」的叫了一聲，躺在論文上，斷掉了的尾巴抽動了幾下。

那「吱」的一聲雖然微弱，卻震撼哲學教授的心靈：

「生命真是脆弱！」

「我本不想打死你，但你竟然在我的論文上大便！」

「你真可憐，不知爲什麼的就被人打死！」

「你真不應該大便，爲什麼你要大便？」

一九九八年三月二十二日

問

有一個生來就少了一條腿的小乞丐，在街上遇到一隻只有三條腿的流浪狗，他抱起牠問：「你爲什麼少了一條腿？」

一九九八年三月二十二日

蝦

「洪太太，小蓮明年就升小五，如果現在還不努力，我怕她很難升讀一所較好的中學。」

「周老師，我讀書少，只唸到小學四年級就要幫父母賣菜，我實在不懂得教小蓮。」

「她父親可以幫忙教她做功課嗎？」

「我們已離婚了，他很久沒有來探望小蓮了。」洪太太頓了一頓說：「老師，希望你幫忙我多點教導小蓮。」

「我會的。」

洪太太帶著被周老師罰留堂的洪小蓮離開教員休息室之後，周老師就將一疊默書簿放進塑料袋，然後拿著塑料袋到學校附近的市場買菜。

周老師今天晚上想吃油泡大蝦球，因為她的兒子學文很愛吃大蝦球。

周老師走到賣魚蝦的攤檔前，看見死去的大蝦賣六十元一斤，游水的蝦賣九十元一斤，於是她對攤檔老闆說：「給我兩斤游水大蝦。」

周老師話剛出口，就知道說錯了，因為學文的爸爸由

上兩個月開始，已經不再跟他們吃飯，而她也不會再為學文的爸爸下廚。

周老師望著透明塑料袋裡拚命掙扎的蝦，心想：「我不信那深圳女子比我煮得更好。」

周老師從錢包裡拿出兩張一百元紙幣給老闆，然後拿了蝦就離開，心想：「我一元贍養費也不要，我靠自己也可以活得好，穿得好，吃得好。想到這裡，她突然記得魚蝦檔老闆還沒有找回二十元給她，於是她轉身走向攤檔。」

在攤檔附近，周老師看見洪小蓮拉著洪太太的手說：「媽媽，我想吃蝦，我想吃蝦，二十元一斤，很便宜。」

洪太太想向前走，但被小蓮拉著，她說：「你讀好書，掙到錢，就愛吃什麼吃什麼。」

「那你為什麼不讀好書，使得我們愛吃什麼吃什麼？」

「啪」的一聲，洪太太一巴掌打在小蓮臉上，小蓮掩臉跑出市場，洪太太追著她。

周老師看看攤檔上二十元一斤的小蝦，泛白的屍體，躺在冰冷的冰上。

周老師對攤檔老闆說：「我剛才還沒有拿回二十元。」

一九九九年一月十二日

編後記

曾群英

我為贊一編書，已經是很多年前的事了，一九九二年，他的第一本小說集《小丑》就是由我編輯的。《一點道理》共收集了四十二篇小小說，是他一九九一至一九九九年的作品。這四十二篇小小說，充份地流露了他的性格、人生觀、價值觀、理想和信仰。

贊一出身於商人世家，很小年紀，他便有從商的經驗。所以我們認識時，雖然他還只是學生，但是，他的氣質很與別不同，他和其他大學男生比較，給我的印象，似乎是很有社會經驗的，而且是老氣橫秋的，但他卻又是一個完全追求浪漫的人。我們在校園中相戀。在山環水繞，暮春三月的中文大學，杜鵑開遍，穿著畢業袍的同學，總愛在色彩斑斕的花叢中，在英姿撥發的相思樹下，熱熱鬧鬧地三五成群，聯袂拍照留念。而贊一，雖然也屆畢業之年，卻常常單獨地在

校園裡行走，其實他也愛如詩如畫的校園美景，也愛在那裏生活的同窗友好，然而，他更愛馳騁在他的思想世界中，而最令他心醉神往的，是他的理想和抱負。

畢業前夕，同學間最關注的問題是將來的前途和出路，贊一也思考這個問題，但是，他並不是思想自己從事什麼行業，工作出路如何，而是怎樣才能實現理想。他趕完畢業論文當晚，照原定計劃，我們是要去盡情地輕鬆玩樂一番的，我們相約在城門河畔見面，這是我期待已久的約會。然而，當我到達相約的地方，我所看見的他，並沒有流露趕罷論文的輕鬆寫意，在他明亮的雙眸裡，卻隱然帶著了歉疚，我探問地說：「要去哪裡？」他沉吟一會，然後說：「群英，我們今天不去玩了，我想和你談談我的將來，好嗎？」我心裡在想：「為什麼他總是那麼認真！」但我還是點了頭，讓他牽著我的手，在長堤上走。不久，他便轉身對我說：「我希望這一生，都和你一起，為理想而活，你願意嗎？」我在燈下停步，仔細地看他的眼睛。他的眼神告訴了我，他是認真而堅定的。一直以來，我都清楚知道自己愛上了一個才情橫溢，坦蕩胸懷而又悲天憫人的理想主義者，然而，對於他的理想的內涵是什麼，我卻不曾仔細思量過，也沒有具體去

問。不過那一刻，我終於開始思索了。我的心悸動：「和我一起，為理想而活！」這是多麼嚴肅的邀請！我從不敢輕視他提出的問題或邀請，因為他對自己和別人都從不輕率，如果我答應他，我也要與他一起，為理想而活。一生為理想，是遙遠的課題，我暫且不想去理，但一生和他一起，卻是我的追求。曾幾何時，是他那種獨特的氣質深深地打動我，我雖然不知道理想的路是怎麼走，我卻知道，理想不是人人都有的，而我，正在與一個熱愛理想，既認真又自信的情人，在河畔的燈影中，尋索著浪漫而幸福的理想夢。

大學畢業後，我才開始意識在贊一心目中的理想是非常具體的，也漸漸明白到他對我的歉疚是有原因的。那年暑假，正當同學們紛紛到大機構尋找工作之際，贊一竟然在短短的一個月內，成功地做完了一宗生意，賺取了當時一般大學畢業生一年的薪金。我驚訝地發現了他的商業才華，很希望他能繼續發展，然而，他停了下來。他停了下來，並且專心一意地在他租賃的小天地裏積極創作，他不考慮作品是否有發表園地，也從不理會經濟效益。他只是創作，然後就是閱讀他那「一大堆」的中外名著。與此同時，他也開始檢視他的信仰生命。雖然，在我認識他以前，他已經是一個基督

徒，但他並不滿足於做一個人云亦云的宗教徒，他要尋找上帝在他生命中的真實意義，他一向坐言起行，於是，他便踏上了尋找上帝的人生旅途。

在他尋索的過程中，他發現了人類的局限和無奈。人生最大的無奈，莫過於人類生命的短促。死亡是人最大的嘲諷，不過，也是人類世界最公平的事情。所以，贊一很早就正視死亡在人生的意義，他認為未知死焉知生。他對死亡有很深的反省：「人若不認識死亡，便會欠缺了智慧；人若不能戰勝死亡，人生就徒然，只是空虛。……生走在死的道路上，死走在永恆的道路上。……我們要設法認識死亡，然後將它忘掉。……如果死亡是人生的終結的話，人生是一次必敗的戰爭，無論我們在戰爭中勝過多少場仗。如果死亡是人類永生的開始的話，人生是一次必勝的戰爭，無論我們在戰爭中敗過多少場仗。」（陳贊一著：《會沙一集》、《會沙二集》）因此，贊一的作品，常常追求超越的生命，也有很濃的宗教情懷。在《一點道理》中，〈一生〉、〈中斷〉、〈淘汰〉、〈故事集〉、〈路〉、〈離別〉、〈橫〉（一）、〈橫〉（二）、〈橫〉（三）、〈人生的尋索〉和〈算不了什麼〉等，都或多或少，從不同的角度，探視了死亡和生命的關係。

〈一生〉是他比較早期的作品，藉著一個駕電梯老伯在臨終的剎那呈現於腦際的片段，反映了他「一生」的刻板、沉悶、重覆和單調。他完全以平鋪直敘的筆法來描繪這「一生」。然而，他所營造的氣氛卻是使人異常震撼的，原因就在於他把握了人生的真相。

〈故事集〉和〈算不了什麼〉都體現了人的渺小。一個人的生與死，對於其他人來說，並不算是什麼。地球上每分每秒都有人死亡，這些人的死，對我們毫無影響，我們還是如常地生活，相反地，我們的死，對別人來說，也不能算是一回事。擁有豐功偉績的人畢竟只是少數，而絕大部份的人，都是藉藉無聞地來到世界，然後生活，然後湮逝，從不會在歷史裏留痕。這是現實。我們這些小人物，能夠在生與死中間可以做的，似乎就只是為身邊的人犧牲，遺愛後代，然後，被受澤於我們的子孫和鄰舍懷念，這就是〈故事集〉中那個早逝的母親的選擇，而那些不會遺愛於人的人，便只能留下一塊空空如也的墓碑，彷彿不會在世界活過。

〈中斷〉寫生命嘎然而止的無奈和悲哀，超傑出身良好，生活優裕，一切順利，然而，若天不假以年，他又能有什麼作為？聖經有一則小故事，講述一個田主，年年豐收，

穀倉已經容不下他的收成，他奮力工作，把新的穀倉建成了，可是，就在他計劃如何安心享樂之際，他就死了。贊一認為死亡令人放下驕傲，令人尋索人生的意義、目的和方向。

〈路〉和〈離別〉都是探索老人的生和死。當人年青的時候，常常有很多夢想，就像健行和仲仁那樣，然而，現實，把夢想刺破；歲月，把壯志磨盡，到頭來，人的最大心願，可能就是「死得痛快」。劉老伯是很多克勤克儉，奮發向上的人的寫照，在〈離別〉的故事中，他一方面開創事業，改善生活的質素，一方面也在「改善」的過程中不斷地經歷著與身邊的人「離別」的痛苦。這些「離別」，有些是生離，有些是死別，在生死離別之間，他可以做的，不過是「默然垂淚」。

贊一有首詩這樣寫：

「離別是屬於有情人

正如痛苦是屬於有感覺的人一樣

相聚的苗還未生根

離別的利斧

早已將快樂劈去

離別是所有人的故事結局

相聚只是使這故事變得

更曲折

更悲慘

……」（陳贊一著：《先覺者》，頁13。）

人生，就常在這生死離別間掙扎，這種蒼涼，怎不叫人黯然神傷？所以贊一很強調我們要思索死為我們的生帶來的啓示。他在〈人生的尋索〉中，以「丈夫」的尋索所得：銀行存摺、鑰匙、公司印鑑和結婚照片，象徵人生中不同的尋求，但是這些追求都不能滿足他的尋索，最後，他想走出睡房繼續尋找，突然大廈一片漆黑。這片漆黑，終止了他的尋索，這彷彿就像死亡會終止我們人生一切的追求一樣。然而，我們必須思考，為什麼丈夫所尋索到的，都不能滿足他呢？究竟到那裏尋索，才會得到答案呢？這都是贊一希望讀者思考的問題。

〈橫〉是一組很特別的小說。〈橫（一）〉是講述一位太太，洗刷灶頭時，殺死了一條正要橫過她的灶頭的小壁虎，小壁虎臨死前掉了的尾巴抽動了幾下和留下「吱」的一

聲。那位太太為要清理壁虎的屍體而延誤了接女兒放學，結果，女兒因急著要跑到媽媽身邊而被車輾死，臨死前，她「呀的叫了一聲」，「斷掉了的一條腿抽動了幾下」。〈橫（二）〉是講述甲先生開門時偶然地踏死了一條大壁虎，「大壁虎『吱』的叫了一聲，躺在門檻上，斷掉的尾巴抽動了幾下。」甲先生認為是壁虎不夠運氣才被他踏死，後來，他在街上看見一個老伯在馬路上被貨車撞死，他也認為是那老伯不夠運氣才會這樣。〈橫（三）〉是講述一個哲學教授「大便」後，發覺一條壁虎在他的論文上「大便」，他既噁心又憤怒，便一掌打死了壁虎。壁虎臨死時，也「吱」地叫了一聲。「那『吱』的一聲雖然弱，卻震撼了哲學教授的心靈」，他慨歎道：「生命真是脆弱！」

哲學教授的震撼，何嘗不是我們的震撼？在〈橫（一）、（二）、（三）〉中，人都彷彿有無上的能力和權威，操控了三條壁虎的命運，可是，人卻又渺小到連自己的生命都不能掌握。《聖經·傳道書》中說：「……世人遭遇的，獸也遭遇。所遭遇的都是一樣。這個怎樣死，那個也怎樣死，氣息都是一樣，人不能強於獸，都是虛空，都歸一處，都是出於塵土，也都歸於塵土。」（傳三：19-20）死亡雖然無情，但也是公

正的，它是一切生物的敵人，也是一切生物不能不與之打交道的朋友。死亡，把一切有能者與無能者都淘汰出局。〈淘汰〉中的何祥勝，自小便優勝於人，接二連三地把別人從比賽場中淘汰出局，然而，面對死亡，他卻只能慨歎一聲：「我一生都比別人跑得快，這一次，卻跑不過時間老人了。」他的堂弟何家勝，做什麼都比人差一籌，然而，臨終時，他對兒子說：「我這一次被時間老人淘汰出局之後，就不會再被別人淘汰了。」這也許是死亡給人最大的安慰呢！

死亡，是贊一曾經多番思索的課題，因著信仰，他無懼死亡的幽谷。在《無聲的頌歌》中，他寫道：

「當我離開世界，
好像夕陽沉落大海，
我必如旭日，
再升在我上帝的身邊。
從此不再沉落，
沉落在洶湧的波濤中，
也不再失色，
失色於漫長的黑夜裡。
當跑的路已經跑過，

當守的道已經守住。

……

請不要為我難過，

反要為我歡欣，

因為我如旭日，

再升在我上帝的身邊。」

（陳贊一著：《無聲的頌歌·日落歌》，頁94-95。）

他面對死亡，充滿信心，這是由於他的宗教信念：他認為死亡只是歸家，死亡之後是永生，在永生裏，便不再有死亡。不過，他對死亡的透視，令他更懂得把握和珍惜他身邊的人事物。他在他的另一本小說集《路途上》寫了〈等待〉這個故事。〈等待〉的主角是一個終日營營役役的小商人，為了事業，他忽略了妻子家人，最後，他因被懷疑患上肺癌而重新評估自己的生命：「董遙抬頭看著繁星閃閃，偶然，一顆流星劃破黑漆的長空，然後不見了。他忽然感到生命原來真是很短暫、很脆弱。」（陳贊一著：《路途上》頁87-88。）最後，他向醫生請求遲兩天入院，目的是要「跟父母、妻子和孩子到公園去玩一兩天。」（同上）贊一很多年前就體會到這一點，所以他很珍惜和父母、兄弟、妻兒相處的機會。

他對我的愛更是如此。雖然我們已經結婚超過十年，但他寫給我的情信和情詩仍然不綴。他是一個徹頭徹尾被東方文化薰陶的人，可是他對表達他的愛意卻是不遺餘力，毫不吝惜的。在《先覺者》和《情牽集》這兩本詩集裡，我把他給我的詩輯成「給愛妻」和「給妻兒」兩章，其中一首詩這樣寫道：

「如果相愛的程度
可以改變時間的換算
我們的愛情
就能將每一剎那變成永恆
……
我親愛的妻子
雖然我們的肉身活在時空之中
然而
我們的愛
早已超越了時空」

（陳贊一著：《先覺者》，頁 122-123。）

另一首則這樣寫：

「能夠用什麼言詞形容我對你的感謝

十分？

極之？

非常？

衷心？

畢生銘記？

沒齒難忘？

不能，都不能！」

（陳贊一著：《先覺者》，頁 130。）

當年我在城門河畔對他的承諾：「我不介意」他為理想，雖然曾經令我吃了一點苦頭（這小小的苦頭也許是我喪失了養尊處優的生活，又或者我要分擔他尋索理想時所經歷的痛苦），但我並不後悔，這是因為他為我開示的世界，是我從前未曾經歷的，他讓我感受到的愛，是超越時空的。他是一個「先覺者」，他對世情的洞察力，對愛的追求和堅持，都是常常震動我的心弦的。他立志窮一生的精力，追求生命的真諦。他「不做一個富貴人／只希望做一個先覺者」（陳贊一著：《先覺者》代序。）他希望他的覺悟，會使他人覺悟，這是他認為不枉此生的事情。他追求智慧，因為智慧令他洞悉世情，參透人生真相。他追求愛，因為惟有愛，「是戰火

不能燒毀／是死亡不能殺死」(陳贊一著：《清淨的心》，頁30。)，「比永恆更永恆，比無限更無限」的東西。(同上)因此，即使他看到人生的真相充滿了無奈和悲傷，他仍然報以一片丹心和赤誠，他仍竭力地去愛。他曾經說過：

「我像背起了一個沉重的十字架
拯救人類心靈的重任比泰山還重
壓得我彎下腰來
我竭力向前走
我像走進一個沒有出口的冰谷
人類的冷漠比北極還冷
我貼著冰牆
希望用自己的體溫開出一個出口」

(陳贊一著：《先覺者》，頁59。)

其實，以贊一的才能，他擁有的學位和背景，我們大可以過中產以上的生活。然而他始終不曾這樣選擇。他的小說人物，常常是那些社會上最卑微、潦倒的一群。他的筆觸所至，總是充滿了關懷、同情和體諒。

當〈何月滿〉中那個白髮蒼蒼的老人，自以為身世可憐的當兒，卻赫然發現，那個正默默地服侍著他，為他斟酒端

菜的人，竟然比他更淒涼。贊一用大量的篇幅講述老人的坎坷和寂寞，卻以淡淡的幾筆，勾劃一個比老人更淒涼的何月滿的身世，他這種處理的手法，正好表現了一個沉默地面向生活，克己樸實的老人，面對生活的泰然和安分，贊一對這些曾經為社會燃燒自己的長者，表達了他深深的敬意。

〈剝皮〉中的小販，殘忍地把鳥兒的皮剝了，然而，他其實也是受「剝」的人，他的「皮」亦要無可奈何被別人剝去。早在一九九七年亞洲金融風暴以前，他已經寫了好幾篇小說反映弱小群體在現實生活中的艱辛和無奈，例如《路途上》的〈健龍〉就是其中一篇。

〈蝦〉裏的洪太太、小蓮和周老師，其實都是苦命的人：兩個被拋棄的女人和一個注定在惡劣環境下成長的小女孩。她們都各自有自己的痛苦事情，唯一不同的是，周老師讀書多，她有能力吃大蝦。贊一實在希望洪太太和小蓮所代表的不幸者可以突破自身的限制，擺脫「冰冷」的命運。

在這個現實的社會裏，汰弱留強，固然是我們不能逃避的可怕現象，但是無形的命運之手，更往往使我們束手無策，欲問無門。

〈問〉中，一生來就少了一條腿的小乞丐，問一條只有

三條腿的流浪狗：「你為什麼少了一條腿？」〈貓問〉中的貓兒，在失魂落魄中間：「為什麼我一定要捉到老鼠？」牠的狗朋友和波斯貓不用捉老鼠就能過優越的生活，牠雖努力工作，又有善心，對「捉到的蟑螂立刻實行貓道毀滅」，卻要落得被趕的收場，在捱飢抵冷，面對生命威脅的時候，牠問：「為什麼我會落得如此下場？」他們的問題，誰能解答呢？這是人類千古難解的困惑啊！

〈放〉和〈何顯揚〉都是寫新移民的，前者寫一位警長，他在搜查安置區的行動中，發現了一位無證媽媽，在法理面前，警長應該將她拘捕，但在人情方面，警長實在不忍拆散這對令人憐憫的母子，故事結束時，警長在兩難之間，難以抉擇，作者留下了一片空白讓讀者自行決定，究竟是法理優先，還是人情可憫。後者則是寫一個從國內移居香港的藝術家，經過不停的克苦奮鬥，終於生活有所改善的故事。在這兩個小小說裡，充份體現了贊一對這群生活在困苦中的人，既感同身受，也熱切期盼：盼望他們能夠勇敢地面向困難，並對他們的努力予以高度的讚揚。

贊一提倡無私的愛，這一方面是基於他的宗教信念，另一方面，是由於他一生沐浴在愛的環境裏。他的母親，是一

個偉大的母親，她一生的全部精力和時間，都奉獻在兒女的身上。〈愛〉中那個母親的形象，其實是他母親的寫照。當孩子被高空擲物擊中時，陌生人說：「幸好不是擲中我！」然而那個母親卻說：「為什麼不是擲中我！」那個陌生人與母親造成了強烈的對比，把母愛的犧牲和偉大，繪形繪聲地表現出來。另一方面，〈溫暖〉中的那對小夫妻，雖然是「各取所需」，可是卻缺少了犧牲的愛，這種婚姻是很難美滿的。

贊一相信愛能改變一切，但他反對把愛當作手段，〈愛與怕〉中的陸老師，希望她「愛」學生之後，學生就「怕」她，聽命於她。這種對愛的曲意運用，是贊一常不以為然的。

贊一不但提倡愛，更努力實踐愛。事實上，在現實生活中，他也常常幫助有需要的人，常常關心在苦難中的人。

親友有病，他總會探問。有一次，我對他說起某同事病了，醫生懷疑她的腦生了一個瘤。雖然贊一只見過我這個同事一次，他卻每隔一陣子就問我那個同事的病況，有時候，連我也忘記了問候那位同事，他也向我詢問她的情況。

看新聞的時候，如果看到有人的情況淒涼，他總會感同身受，並會懇切為他們禱告。

贊一平均每天會花上幾小時去關心和聆聽，差不多天天

都有人找他傾訴或詢問意見，他也每天都跟父母通電話，每晚都講幾個自己創作的故事給兒子聽。

贊一體會到人世很冷漠，而人很寂寞，所以他常常主動去關心那些寂寞的人。十多年前，他有一位年邁而獨居的老師，住在離我們家很遠的地方，然而，他卻不遲路遠，常常前去探望，並且打電話給他，讓他有人可以傾訴。〈張教授之死〉，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寫成的。他不但體會老人的寂寞，其實他覺得很多人都非常寂寞。他寫過多首以寂寞為題的詩，例如：

「深夜的寂寞不是真正的寂寞

白晝的寂寞也不是真正的寂寞

真正的寂寞是無分晝夜的

說得出的寂寞不是真正的寂寞

說不出的寂寞也不是真正的寂寞

真正的寂寞是超乎言說的

……」（陳贊一著：《先覺者》，頁29。）

他的〈寂寞〉和〈熱線〉，就是以諷刺的筆法，來描述醫治人寂寞的人很寂寞，甚至連寂寞本身也是寂寞的。對於

寂寞，贊一除了正面地描寫寂寞的人外，他還側面地寫。〈棋棋〉中的主角仁藹，終日沉迷於與象棋電子遊戲機下棋，甚至荒廢學業，他的母親發現了仁藹為下棋而逃學後，便把「棋棋」收藏起來，仁藹到處尋找「棋棋」，以致變得頹唐哀傷，後來，他的母親無可奈何，只好把「棋棋」重新交還給他，這才令他寬慰起來。

為什麼仁藹會如此沉迷呢？原因是他太寂寞了，令他寂寞的箇中原因很複雜：父親的忙碌，同學的訕笑，「搵食」的問題等等，真正能夠陪伴仁藹的，就只有「棋棋」，它安慰了仁藹寂寞的心靈，使他快樂。

贊一也透過寫棋，表達了他對人生的一些看法。〈贏〉裏的黃麒，與電腦對奕一生，最後黃麒贏了電腦，但是電腦卻認為他輸了，原因是他在棋盤上輸掉了一生。但對於黃麒來說，能夠贏取一生的樂趣，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人生究竟怎樣是輸，怎樣才贏，實在見仁見智，但是若真能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做自己覺得快樂的事情，的確是不枉此生的，縱然那些事情，對別人來說並非什麼豐功偉績。

另外，贊一也透過〈象棋與飛行棋〉這個小小說，表達他對宗教信仰的看法。耶穌說：「凡勞苦擔重擔的人，可以

到我這裏來，我就使你們得安息。」（《聖經·馬太福音 11：28》）基督徒對上帝的信心，表現於將自己的生命主權交給耶穌掌管，自己不再為自己籌謀計算，就好像下飛行棋那樣，一切都是機遇，而下象棋卻不相同，必須攪盡腦汁，自己承擔一切後果。當然，這只是一個象徵。對上帝的真正信靠，是將自己的生命獻上，唯其如此，人才能真正地超越命運。

不過，贊一是反對迷信的，〈信〉中的周小姐，一方面為貪求錢財，一方面想趨吉避凶的做法，是贊一不能苟同的。大發被自己「創作」的惡作劇愚弄，是既可笑又可憐之舉。贊一另一作品，曾被改編成戲劇的〈遺失之神〉與這個小小說有異曲同工之妙呢！

贊一向來待人以誠，他不喜歡虛飾的行爲。〈裝飾〉裏的各個人物，紛紛以美麗的謊言來裝飾自己的不是和不美的行爲。而〈聚〉中的幾個親戚，在言談間互相隱瞞，既不真誠也缺乏信任。贊一對他們的行爲予以諷刺。然而，他也是帶著同情和體諒來寫這些人性的軟弱。那兩個女人互相為自己的兒女隱瞞真相，其實也是不願意別人對自己兒女的不是作出批評罷了。

贊一追尋理想。理想和慾望的分別，他自有一貫的看

法：「理想和慾望的其中兩種不同之處就是：理想不是為己，慾望是為了自己；理想是付出的，慾望是收入的。」（陳贊一著：《會沙一集》頁 60。）社會上不乏追求成功，上進的人，但是這些人是不是等同於追求理想呢？也許事實並非如此。

韓蓼是一個生意人，他雖然極不願意和與自己妻子有染的伙伴合作，但為了做成生意，他還是找他合作。雖然最後他還是做不成那宗生意。這種利益當頭，泯滅一切自尊和原則的做法，固然不是一般人所理解和認同的，但這正是生意成功的一大法則呢？贊一出身商人家庭，他深切地了解到箇中痛苦，所以他並不譴責他們，相反地，他是諒解和同情。然而，他對於好像韓蓼和余烈這樣的人，終日在虛幻的榮華富貴中打滾，將親情、家庭置諸不理的做法，是充滿了感慨的。因為好像〈火〉中的余烈，被慾望之火吞噬了整個身心靈，不由自主。他們並不是理想的追隨者，只是慾望的奴隸而已。

贊一十年如一日地追尋理想，他認為「理想存在的意義和價值不在於它能否實踐，而在於它能否提升人生，從而改善人生和世界。」（陳贊一著：《會沙一集》，頁 60。）在理

想的道路上奔跑，當然難免遇上困難和挫折，〈火祭〉、〈五次電話鈴聲〉、〈我想飛〉都是他在追求理想時的一些心聲。〈我想飛〉中那塊磐石盛載著無數人的理想，它矗立海中，它沒有可能會飛，但它敢於造夢，敢於擁有理想。就好像「蝸牛要變成跑手、蚯蚓想飛」（陳贊一著：《先覺者》，頁4。）一樣，雖然可笑，但它們最令人敬佩的，就是他們「有不死的盼望和勇氣／及那不怕失敗和死亡的心靈」（同上）。

理想和使命感，使贊一年輕的生命變得沉重，但是，他仍保留了他那份幽默和童真。在〈大個仔〉和〈上學〉中，他運用了相當幽默的手法，把孩子童真稚氣的一面寫得躍然紙上。

〈三個喜歡美麗鳥兒的人〉、〈天窗〉和〈褪色〉，是贊一在大自然裏的一點體會。他熱愛大自然，珍惜上帝為人類創造的這片美麗的世界。這三個小小說，從不同的角度，把不同人對自然的態度描寫出來，在一片「救救地球」的呼聲中，這是發人深省的作品。

贊一是一個不尚空談的人，只要他認為該做的事情，一定會坐言起行，就如他尋找信仰的歷程一樣。他求道，參悟

信仰，是從行動中去參悟和求取的。他多年來不斷鑽研神學、哲學和宗教修持，他指導信徒操練，是一個身體力行的靈修導師，〈沉默〉是他作為一個靈修導師的體會，當中蘊含的深意，相信非一般未涉獵宗教修持者所能完全體會的。

十多年前，我曾經旁聽贊一在一所大專院校教授創作的課，上第一課時，他就對學生說過他認為偉大的文學家必須有偉大的心靈，偉大的文學作品必須能夠提昇人類的精神。贊一認為文學創作是一件嚴肅的事，所以我鮮有見到他寫遊戲文章。

贊一喜歡精簡，他常用很少的文字表達很深刻的道理，他先後已經出版了《會沙一集》、《會沙二集》和《靈糧慧語》三本格言集；他出版了《無聲的頌歌》、《大唱頌歌》和《高唱頌歌》三本基督教歌詞集，又出版了《情牽集》、《清淨的心》和《先覺者》三本新詩集，都是很短小精煉的詩詞；他出版了《小丑》和《路途上》兩本小說集，及一本基督教小說集《橙與桔》，都是比較短的短篇小說。他出版的靈修散文集《大自然的默想》，也是每篇幾百字的散文，所以贊一的小小說都是很短的，一般都只有幾百字，而這寥寥數十至數百字，卻道出一些很發人深省的道理。

贊一在這集中的每篇小小說，都說了一些道理，但他並沒有板著面孔說教，而是透過一個一個或感人或幽默的故事把道理滲進讀者的心。贊一的小小說情理交融，每個小小說都飽含大愛與睿智，而大部分作品的結局都出人意表，是言有盡意無窮，使人讀了有很深的感受和很遼闊的思考。

文學是贊一的生命其中一種載體，我有幸成為贊一的妻子、讀者和編輯，我常常是他作品的第一個讀者。因為我們的生活密切，我了解他的人格、理想和感受也許比其他人都多，但我不敢說我已經完全體會他的心靈，他不喜歡左右別人對他的作品的評價，他認為作品寫了出來之後，便是一個獨立的生命，任何人都無權干擾這個新生命的成長，作品是獨立的，當作者完成了作品後，作者已是一個局外人了。

贊一認為作品已有自己的獨立生命，而不同的讀者閱讀他的作品，可以有不同的看法和詮釋。贊一寫的歌詞，常常會有不同的作曲家為他的同一首歌詞譜曲，作曲家對同一首歌詞的演繹會完全不同，但贊一毫不介意，並且說是很自然的事。一直以來，他都不介意別人怎樣理解、詮釋、演繹或改編他的作品（我曾經和他去看一齣改編自他的小說的話劇，我覺得編劇者將那個小說的情調、氣氛等都改得與原著

相去很遠，但贊一反而看得津津有味，覺得他們把作品演繹得很有趣。）事實上，他的作品很有深度和空間，讓人可以結合自己本身的體驗而思考，因而不同的讀者也許會產生不同的詮釋。

近年來，雜務纏繞，能夠抽出來為贊一處理文稿的時間越來越少。這次能把這小集子出版，並一氣寫出我對這四十二篇作品的一些看法，使我十分高興，雖然這些看法只是一些簡陋的體會。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

出版年份	書名	類別	備註
1989	亦師亦友	小品	友禾出版。合集，入廣播人叢書。作者在1989年主持突破機構「亦師亦友」節目，該節目在商業電台播放。
1992	無聲的頌歌	聖詩歌詞	加略山房出版。本詩集共收61首聖詩歌詞，其中15首已譜成歌曲，包括：「愛什麼」（陳志強曲）、「我有耶穌」（陳志強曲）、「初秋」（陳捍曲）、「真友誼」（吳振祥曲）、「深秋真的痛悔」（陳捍曲）、「主不會忘記我」（胡德倩曲）、「神未曾應許（黃佑新曲）」、「求主憐憫」（胡德倩曲）、「讚美耶和華」（羅炳良曲）、「離了我，你不能作什麼！」（梅廣文曲）、「本應」（陳捍曲）、「在寧靜中與你同在」（黎汝州曲）、「當我們知道」（黃健明曲）、「活躍」（黃健明曲）及「安魂禱曲」（黃健明曲，這是一首大型作品，共八首歌，後被製成錄音帶發行）等，以上作品已全部公開演出。
1992	華人聖頌	會眾聖詩集	福音證主出版。收錄自唐代至現代華人原創聖詩作品集，連樂譜。
1993	小丑	短篇小說	加略山房出版。其中一篇小說〈小丑〉已被改編成話劇演出。
1993	情牽集	新詩	加略山房出版。本詩集共收71首新詩作品，其中14首已譜成藝術歌曲，包括：「相思樹」（吳秀清曲）、「偶遇」（許翹威曲）、「空巷」（梅廣釗曲）、「雁」（吳振祥曲）、「不會」（陳志強曲）、「一列軍」（梅廣釗曲）、「當星星如雨的晚上」（李樂安曲）、「尋你」（陳捍曲）、「清風與明月」（黃健明曲）、「如果你願意」（黃健明曲）、「把眼淚留給星星」（陳志強曲）、「痴情」（陳捍曲）、「多少個秋」（莫健兒曲）及「靈犀」（梅廣釗曲）等。以上作品已全部公開演出，部份作品曾在電台廣播。
1993	水點汪洋	靈修方法	加略山房出版。
1993	燈與桔	基督教短篇小說	加略山房出版。
1994	大唱頌歌	聖詩歌詞	加略山房出版。本詩集共收51首聖詩歌詞，其中13首已譜成歌曲，包括：「深深主愛」（胡德倩；黃健明分別作曲）、「讚美之聲永不停」（胡德倩曲）、「十字架的默想」（黎本正曲，這是一首大型作品，共四首歌）、「何處找安寧」（陳志強曲）、「耶穌是主」（胡德倩曲）、「朝拜君王歌」（梅廣文曲）、「永恆的對望」（黃健明曲）、「夜半鐘聲」（黎汝州曲）、「馬槽的啓示」（蕭德勝曲，這是一首組曲，共三首歌）、「天堂感恩歌」（林國璋曲）、「按牧歌」（林國璋曲）、「我在這裏，請差遣我」（梅廣文曲，這是一組大型作品「呼召組曲」的其中一首）及「主的手」（梅廣文曲）等，以上作品已全部公開演出。
1994	大自然的默想	靈修散文	加略山房出版。集內部份文章被選在電台節目中朗讀。
1994	跟隨祂行	合唱曲集	香港音樂專科學校出版。集內收錄了作者多首聖詩作品，由胡德倩作曲。
1995	人生的尋索	聖經故事	加略山房出版。

1995	香港作家小說選	小說	獲益出版。合集。
1995	香港散文欣賞	散文	獲益出版。合集。
1996	清淨的心	新詩	加略山房出版。本詩集共收55首新詩，其中「清淨的心」（葉純之曲）已譜成藝術歌曲，並已公開演出。
1996	路途上	短篇小說	加略山房出版。
1996	父親、母親	散文	獲益出版。合集。
1997	先覺者	新詩	加略山房出版。
1997	會沙一集	萬語	加略山房出版。
1997	高唱頌歌	聖詩歌詞	加略山房出版。本詩集共收71首聖詩歌詞，其中15首已被譜成歌曲，包括：「肩誓使命」（黃健明曲）、「客西馬尼」（濼江紅古調，填詞作品）、「一生所求」（填詞作品）、「再歌我們友誼」（填詞作品）、「黑暗中的明證」（黃健明曲）、「我中華民族需要耶穌」（蕭樹勝曲，這是一首組曲，共有三首歌曲）、「如今我主向你呼召」（胡德倩曲）、「何烈山上熊熊烈火」（胡德倩曲）、「為我民族」（林國璋曲）、「我們奮進」（黎本正曲）、「耶穌基督——人類的希望」（張樂聖曲，這是一首組曲，共分四首）、「沙石變珍珠」（張樂聖曲，這是一首以朗誦形式為主的歌曲）、「主必不離棄我」（胡德倩曲）、「讚美你」（胡德倩曲）及「上帝的兒女何等有福等」，以上作品已全部公開演出。
1997	耶穌領我	合唱曲集	加略山房出版。集內收錄了陳贊一大型聖詩作品：「馬槽的啓示」，由蕭德勝作曲。
1997	神創造的世界真奇妙	合唱曲集	加略山房出版。集內收錄的歌曲，全部由陳贊一作詞，胡德倩作曲。
1998	主的手	合唱曲集	加略山房出版。集內收錄的歌曲，全部由陳贊一作詞，梅廣文作曲。
1998	簡易靈修法	靈修方法	加略山房出版。
1998	會沙二集	萬語	加略山房出版。
1998	攻克自我	靈修體驗	加略山房出版。
1998	整全的靈修	靈修方法	加略山房出版。
1999	靈糧慧語	萬語	加略山房出版。
2000	靈修小品	靈修體驗	加略山房出版。
2000	一點道理	小說	加略山房出版。

*陳贊一的歌詞創作未盡錄者尚多，如受香港浸會大學校牧靈處委約創作的「中華山水讚」（葉純之曲），惟尚未結集出版，此處從略。另陳贊一分別創辦兩份刊物：《晨星》雙月刊及《學生與文學》，他在上列刊物發表的著作也未在此列出。其他投稿作品、講章及學術論文，亦不在表列中。

對於這種文體（小小說）的要求，多年前我提出二十四個字：「內涵要深，意念要新，手法要巧，文字要美，篇幅要短，餘韻要長。」……我認為贊一對微型的掌握已頗為嫻熟，幾乎或大部分作品都達到了那二十四個字的要求。從形式到文字，從技巧到內涵，有不少篇章已臻完美的境界。

微型是一種對生命的美好感覺、對人性的精微洞察，向讀者寫出的簡潔藝術報告書；是對人生的深刻感悟，以極短的篇幅，詩意地表達出來。以此來審視贊一作品，可喜地發現他拿捏、把握得很準，素材細小而不瑣碎，能夠挖掘出其意蘊，乃因他下筆前思考得深，因此一旦成文，有一種極為廣闊的視野、博大的情懷，居高臨下地將其筆觸直指人性的善惡兩極，全景式地展現了人生的悲喜和真諦，將其感悟傳達給讀者。作者這方面的表現確實突出和過人，亦是本人最喜歡的部分。從藝術上來說，贊一有一把非常銳利的人生和人性的藝術解剖刀，導致了他作品的深刻性。這裡提「解剖刀」捨去了「冷」，取其銳利、深刻、準確、技藝純熟之義。

——東瑞

作家，獲益出版社總編輯

……以「一點道理」作為他（作者）微型小說集的書名，我們可以從中窺見他希望他的作品應該傳達出「微『型』大義」。「一點道理」只是謙詞。……我們可以看到，他的作品越寫越短，而留給讀者思考的空間越來越大。後期的一些作品，寥寥數語，但明顯的看出作者有寄托，要讀者深思其中的道理。……這些作品不能只看故事，只留意情節，而必須通過簡單的情節及主要是對話，去揣摩作者的用意。

——張雙慶

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教授

看罷陳贊一的《一點道理》後，我不禁想：書中所反映的道理，豈止「一點」！……陳贊一似乎已經洞悉世情。在他那細膩的筆觸下，散發出淡淡的無奈。……陳贊一擅於運用樸實的文字，恰到好處的寫作技巧，一針見血地表現人性。

——劉鳳鸞

教師，兒童文學作家

全書四十多篇極短篇小說，多在二千字以內；這些生活化的、貼近人生的小故事，正宜觀小悟大，見微知著。一些故事令人讀來作出會心微笑，亦有對社會不平等現象加以諷刺的，足以刺激思考，發人心省。

——鮑慧晶

散文作家